

當前憲制鬥爭的任務

林清祥等著



新加坡陣綫報叢書第一輯

目 錄

引言	編 著	1
論憲制進展與人民的統一	社陣政策聲明	2
我們的合併立場	社陣政策聲明	7
論公民權與政治權	林清祥	11
當前憲制鬥爭的任務	林清祥	18
處理合併的基本原則	林清祥	29
憲制進展與民族問題	林清祥	36
合併與公民權問題	李紹祖	45
提防全民投票的政治欺騙	李紹祖	49
當前政局與合併問題	方水雙	52

附 錄

團結一致爭取人民自決權	三社會主義政黨聯合聲明	57
爭取實現完全內部自治	六職工領袖聯合聲明	58
反殖的四項先決條件	六職工領袖聯合聲明	59
爭取進步的憲制前途	六職工領袖聯合聲明	61
堅持反殖立場	四十二工團聯合聲明	63
人民不滿半自治	鄉村人民聯合會主席	67
新加坡工團幹事大會決議	新加坡工團	69
三高等學生團體聯合聲明	馬大南大及工藝學院三學會	70

引 言

實行了兩年多的星洲半自治憲制，由於它的殖民地味道還很濃，而當政的行動黨，原來是冒牌左翼，毫無勇氣正視殖民地統治者，因此，星洲人民經過了兩年的切身體驗，對半自治憲制和行動黨政府日益感到不滿，發出了要求民主自由和憲制進展的呼聲。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日及十二日，本邦六位職工領袖先後發表了兩篇對時局的聲明，表達了人民的政治要求。隨後，星洲的工農學團體也發出了同樣的聲音。行動黨當權份子對此不但無動於衷，反而惱羞成怒，下決心向左翼大舉污蔑和進攻，結果導致行動黨眾叛親離和瀕於土崩瓦解，而社會主義陣綫也應局勢的要求而誕生，并很快地發展成爲一股壯大的左翼社會主義力量。

行動黨當權份子被左翼和人民唾棄了之後，爲了挽救他們的權勢和地位，靜靜地收起了左翼和社會主義的招牌，奴顏婢膝地向聯合邦右翼政府哀哀求救，并以星洲人民利益作政治禮物，大力推銷其出賣的「合併」。

社會主義陣綫於是毅然起來揭穿行動黨的陰謀和騙局，并嚴肅認真地表明我們對星洲憲制前途的立場和主張。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馬來亞聯邦總理已經拒絕星馬在平等的基礎上統一起來，可是行動黨當權份子却仍然要硬幹其出賣人民利益的假合併。因此，星洲人民正面對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爲了使大家更進一步了解人民的共同政治要求，爲了澈底揭穿行動黨當權份子如何企圖出賣人民的利益，爲了使大家了解本邦局勢發展的來龍去脈，我們把本黨的重要的政策聲明，本黨領袖分析時局的言論，以及自今年六月二日後星洲工、農、學各界針對政局所發表的聲明，編集成這本小冊子，作爲一盞明燈，以照耀我們星洲人民爭取政治進步的鬥爭道路。

編者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三日

論憲制進展與人民的統一

——社會主義陣綫政策聲明——

合併的眞諦

合併的眞諦就是星馬土地和人民完全的結合和眞正的復歸統一。

星馬被人爲地拆開，一路來都受到馬來亞社會主義者強烈的反對。合併是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目標之一，另一方面，殖民勢力，以及反動和種族勢力卻始終反對合併。

近幾個月來，合併問題因星馬兩位總理在吉隆坡的談商而被提了出來，我們都知道行動黨領導層會暗中進行是項談判，企圖藉出賣新加坡人民的利益來挽救自己的地位。

從東姑所發表的聲明我們可以看出，他已經準備考慮合併的問題了。於是，我們感到有必要爲兩地人民尋求一個立即眞正恢復統一的辦法，因此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廿八日我們針對我國的憲制前途發表了一篇完整的聲明。在聲明中，我們指出：要眞正復歸統一，最好的辦法就是：「星馬立刻完全合併，新加坡加入聯合邦作爲其中的一州。」

我們對這個立場作這樣的解釋：

「我們完全知道爭取馬來亞統一所需面對的種種困難。殖民統治使我國人民的民族和宗教差異突出和尖銳化起來。要彌補這種破壞還必須進行巨大的努力。但是如果聯合邦人民的代表們與我們採取相同步驟，同意馬上實現眞正和完全的合併的話，我們願意盡一切努力，來說服新加坡人民，勸他們同意新加坡作爲聯合邦的第十二州跟其他十一州一樣成爲聯合邦的組成部份，新加坡公民自動成爲聯合邦公民，按人口比例選派代表出席聯合邦國會……，現在讓聯合邦的政府明確地告訴我們，他們是否也準備照樣說服人民接受新加坡作爲第十二州而在一九六三年以前實現一個眞正、完全的合併。」

我們誠懇地相信，馬上完全合併是最有利於我國人民的。我們相信，

雖然這可能造成社會主義運動暫時的挫折，可是它將有助於導至我國人民的團結，因此也將加速我國社會無可避免的變革。

雖然行動黨政府竭盡所能阻止我們把各種看法傳達給人民知道，可是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把要求馬上實行完全合併的立場，向人民解釋了。

東姑不要完全合併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聯合邦國會辯論合併問題，聯合邦政府的官方態度，由東姑首相用最明白和坦率的語氣表示出來了。

東姑說：「過去我不贊成這個觀念（合併），因為我認為兩個地方合起來將會給我國帶來麻煩和危險。聯合邦及新加坡人民的見解是那樣的歧異，我認為合併是不可能的。」

簡單地說一句，東姑過去是反對合併的。

東姑在討論他目前對合併問題的看法時說：由於不同的政策已經造成了兩地情況的差異，目前要完全合併「將造成兩地人民思想上某種程度的不安。」他又說：「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跟新加坡進行完全合併，我們無法不遭遇很多不愉快和煩瑣的事情。」

談到星馬未來關係的具體安排，東姑說：兩地政府所委定的工作委員會在所規定的職權中包括了研究星馬公民權分開的問題。

關於馬來西亞的問題，東姑坦白地說：「我說過馬來西亞各邦將享受平等的權利和地位，但是由於新加坡有其特殊的地位——一個城邦，所以依我看來，新加坡最好還是以一個夥伴的基礎參加進來。……北婆羅洲和馬來亞聯合邦各州一齊加入，組成馬來西亞聯合邦，而新加坡則加入為夥伴。」一句話，東姑對合併的態度並沒有根本上的改變。

東姑至今還是既不要新加坡真正併入馬來亞聯合邦，也不要新加坡加入馬來亞聯邦。他所要的不是合併，而是星馬成為夥伴的某種關係罷了。現在的情形顯然是這樣：只有新加坡的人民要合併，聯合邦政府根本不要合併。要實現合併就得有雙方的同意，鑑於聯合邦政府的態度，我們知道人民要求真正復歸統一的熱望，在現階段是無法如願以償的。

因此，我們如果仍舊把合併說成是當前的目標，是不誠實的，既然合併現在已經不可能馬上實現，而只是我們長遠的目標，我們如果繼續用「

合併」的字眼，去糊模人民，轉移他們對當前任務的關注，那將是很大的錯誤。因此如果有任何從政者故意歪曲「合併」一詞的意義或者把目前的所謂談判說為導至合併的步驟，那是對人民的不誠實。

讓所有的政黨以誠實和坦白的態度，告訴我國的人民今天政局的真相吧，合併的問題已經不再是眼前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了，讓我們撇開在合併爭執上的歧見，讓我們平心靜氣地討論推動憲制進展的當前任務是什麼，然後各人把各人的意見提出來讓人民去考慮。

不合理的憲制安排

東姑在拒絕合併的同時，提議星馬建立一定形式的關係，或者說夥伴的關係。

這個「夥伴關係」的實質是什麼？

聯合邦國會的辯論完全說明這種「夥伴關係」將不是以平等為基礎。在這種安排下，聯合邦政府實際上對新加坡人民的命運掌握了絕對的控制，而新加坡人民對聯合邦政府的政策却沒有適當的發言權。

這些提議事實上恰恰證明我們過去的聲明，即一項剝奪新加坡人民的權利與平等地位並使他們降為次等公民的所謂「合併」的秘密協議正在形成中。我們已經指出這種安排絲毫也不能促進新加坡人民的利益，我們不會比目前獲得更多的權利。這種安排實際上非但不能團結我國人民，相反將擴大彼此的分歧。新加坡人民反對剝削與爭取更大自由與民主權利的鬥爭，將變成針對聯合邦政府，這樣，種族主義政客就大可從中漁利。我們已經警告過，這種安排將給民族和諧關係帶來毀滅性的結果。

建立自治的「邦聯」關係

讓我們現在來考慮與馬來亞聯合邦建立某種形式的關係，作為朝向最終合併的一個步驟。

我們相信愉快和滿意的關係必定要基於兩地人民的共全利益，它必需基於平等，自由，互信，互敬和互利的民主原則，任何基於單方面利益的關係必將導致磨擦與不幸。

社陣在八月廿八日的政策聲明中已經指出：「作為達到最終合併的一

個步驟，我們準備接受一種「邦聯」形式的憲制安排。新加坡可以成為聯合邦的一個自治單位。內部事務，包括內部安全問題，完全由新加坡自理；外交和國防權力，通過條約關係，移交給聯合邦政府，憲制上應備有特別條款，使兩地政府可以在經濟和文化等各個方面，促進人民的團結，以便儘早實現徹底、完全的政治統一。對新加坡人民來說，這種安排將是一項大進展。它也可以結束新加坡的殖民統治。」

如果聯合邦政府有誠意協助我們走上自由之路，但不準備在這時刻實現我國人民的完全統一，那它就應該幫助新加坡人民獲得全部的自治，不管有沒有和聯合邦建立某種形式的關係。

有些人說新加坡獲得自決將造成新加坡與聯合邦之間的敵對，這僅僅是那些壓制新加坡人民民主權利的人的藉口。他們一方面不願我們獲得完全合併，另一方面不願意我們獲得自決權，這種態度是自私與不公正的。

誰說一個自治的新加坡將與聯合邦敵對？新加坡人民這麼說嗎？新加坡人民何必跟聯合邦人民作對？社陣相信兩地人民的利益沒有根本的衝突。僅僅由於目前聯合邦政府的偏見而要剝奪新加坡人民的自由，這是正確的嗎？

這些人還說新加坡是聯合邦的安全威脅。每個人都會看到，如果有什麼威脅，這種威脅是來自聯合邦。從聯合邦國會最近對合併的辯論中可以明顯看出，聯合邦政府所真正感到興趣的，並不是實現人民的統一，也不是幫助人民取得更大的自由，而僅僅是要控制我們的內部治安。

在星馬已經有人恫言，在憲制安排建議實現後就採取壓制行動對付新加坡政治對手，這些人完全忽視了新加坡人民的意見。任何政治人物的好壞，要由人民自己去決定。如果他們真誠關懷新加坡人民的利益，為什麼他們不傾聽並尊重人民的意見？

新加坡人民必需為他們自身的利益決定自己的前途。他們在大選中投票選舉一個當時自稱非共的政黨，而不是反共的政黨，明顯地顯示着他們要在今日的冷戰鬥爭中保持中立的願望。人民的利益不能受那些企圖把他們捲入冷戰的人們所破壞。人民也不能成為那些畏懼印尼人民的進步的人們的陰謀詭計的工具。

當前憲制鬥爭的道路

總之，擺在新加坡人民面前的憲制鬥爭的道路是什麼呢？

我們願意再一次強調合併必需仍舊是我們的主要目標。如果合併是立即可以實現的，我們準備說服新加坡人民接受這個獲得民族團結的機會。

由於東姑已經明確聲明，我們所要求的合併在最近的將來不能實現，我們必需考慮憲制進展的其他途徑。

我們同意新加坡基於完全內部自治包括內部治安，和聯合邦建立某種形式的關係，作為最終合併的一個步驟。

當我們期待與聯合邦建立完滿的關係時，人民的憲制鬥爭不能因此而停滯；當我們的人民在解決自己的問題以求團結時，我們不能忘記殖民政權的存在是造成星馬人民與土地的分離的主要因素。帝國主義的分而治之的政策無需作更多的解釋。任何形式的反殖民主義鬥爭不僅和我國人民的團結沒有衝突，而且是重要的輔助。在我們加緊團結我國人民的步伐時，我們必定要傾全力消滅新加坡的殖民主義。

所以，如果在最近的將來不能和馬來亞聯合邦建立完善的關係，我們必需爭取在一九六三年實現完全的真正的內部自治。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三日

我們的合併立場

——社會主義陣綫政策聲明——

(一) 合併問題的新發展

最近的吉隆坡會談，是有關處理新、馬合併問題的第一個官方的公開步驟。過去，人民行動黨的領導層，在這方面曾做了不少幕後活動。他們已經被人民唾棄，但是却想要用出賣新加坡的辦法，來堅固自己的地位。這些人暗地里搞一個叫做「合併」的東西。在這種「合併」底下，新加坡人民並不能成爲馬來亞公民，也沒有權利參加全馬國會的選舉投票。我們曾經不斷堅持要他們交代清楚所謂合併的內容，目的就是要暴露他們的叛賣行徑，而這一着，恰好刺中了他們的痛癢。於是，他們就暴跳如雷，亂罵我們。

現在，事情已發展到「圖窮匕見」的地步了。李光耀先生拿來向大家誇耀的「合併」，明明是一件冒牌貨。它不是真合併，而是假合併，是僞合併。李先生的這個「合併」，還貼着「林有福製造」的商標。因爲這個東西，原來就是林有福先生在安順補選中拿出來鼓吹，而人民丟掉了的臭貨色。難怪現在林有福先生呱呱叫，大罵李光耀先生缺德，不但偷走了他的計劃，並且還把別人的東西拿來當自己的傑作。說來，林有福先生比李光耀先生還老實一些。他責備李光耀先生亂用「合併」這兩個字。他公開承認那個計劃並不是「合併」，說它是「邦聯」。其實，它既不是合併，也不是邦聯，而是一項出賣。新加坡人民，一絲好處也得不到。甚至連對「合併」後新加坡人民的公民權這個重要問題，李光耀先生也裝聾作啞，毫不負責任地說：「那是工作委員會的事情。」

這個計劃完全不是要，而且也不能促進馬來亞人民的團結和國家的統一。它僅是引使聯合邦政府來代替英國人看管他們在新加坡的權益。到時，新加坡人民要進行任何反壓迫和剝削的鬥爭，就只好去跟聯合邦政府

碰。而英國人的權益，却安安穩穩地躲在聯合邦政府背後。這不可避免地會損害到我國人民的團結。它包含着嚴重的危險。對這一點，我們不得不提出警告。

行動黨的這個計劃如果實行起來，新加坡人民就會被降為第二等公民。聯合邦政府可以統治我們，但我們却不能照人口比例，選出自己的代表到聯合邦的國會去。我們被迫喪失了在國會民主制度下選派代表的基本民主權利，換來的却是模模糊糊的所謂「教育和勞工政策的自治權」。如果在民主、自由權利這方面，必須由人擺佈，那末，所謂「教育和勞工政策的自治」，到底能值幾個錢？這種現象，只能造成關係緊張。它一旦爆發起來，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事業，都將遭到嚴重損害。我們呼請聯合邦的領袖們要慎重考慮，三思而行。

誰都知道，行動黨的幾個領袖，想要用「合併」的高調來阻止新加坡的憲制進展。原因是他們知道自己已經不受歡迎。他們不敢面對人民。所以，老是想要依靠「公共安全法令」來保護自己。這些挺而走險的角色，爲了博取聯合邦統治階層的支持，竟要弄起種族主義政治來。我們呼請聯合邦的領袖們：請你們小心一點，不要給行動黨的領袖拿來利用。特別是對於東姑阿都拉曼，我們更要懇切地呼籲：東姑，不管你的政治見解怎樣，好多人都希望，你本人就是一股打破種族主義狂浪的力量。請你不要與行動黨領袖們所要的種族主義政治搞在一起吧！

我們不會詳細公佈自己的合併計劃，爲的是要等着行動黨幾個領導人的廬山真面目。現在終於是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這些人搞來一個假合併，硬說它就是真合併。而且，他們一面保證說要與人民商量合併問題，一面却背信棄義，獨斷獨行。他們搞的是雙重欺騙的把戲。

(二) 我們對合併的立場

現在，把我們對於合併問題的詳細計劃，公佈於下：

我們完全支持新馬的統一。國家的分裂，是殖民統治者造成的。我們衷心矢忠於建立一個馬來亞國家。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沙文主義意識。我們將爲各民族的工作人，農民，以及知識份子的團結而奮鬥。我們支

持馬來語做爲國語。我們將努力促成一種全馬各族人民共同文化的形成和發展。

我國人民的真正團結和國家的真正統一，可以經由下列兩種方式中的一種來實現。

(一) 即刻實現完全的、真正的合併。新加坡像檳城和馬六甲一樣，成爲聯合邦的一個州。

(二) 與聯合邦組織「邦聯」政府。新加坡作爲邦聯下的一個自治的單位。(如果可能，北婆三邦也可加入。)

第一種方式的實現，會有許多困難。殖民統治使我國人民間的民族和宗教差異突出和尖銳化起來，要彌補這種破壞，還必須進行巨大的努力。

但是，如果聯合邦人民的代表們，與我們採取相同步驟，同意馬上實現真正和完全的合併的話，我們願意盡一切努力，來說服新加坡人民，勸他們同意新加坡作爲聯合邦的第十二州，跟其他十一州一樣，成爲聯合邦的一個組成部份，新加坡公民自動成爲聯合邦公民，按人口比例選派代表出席聯合邦國會。新加坡應當舉行新大選，讓人民來一次公開決定。我們將在這次大選中，正式向人民取得委託，馬上着手爭取實現一個真正和完全的合併。現在，讓聯合邦的政府，明確地告訴我們，他們是否也準備照樣說服人民，接受新加坡作爲第十二州，而在一九六三年以前，實現一個真正、完全的合併。

事實上，目前聯合邦右翼政府的許多政策，都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這個政府與外國資本密切聯系在一起。它簽訂了英馬聯防條約，把我們的祖國變成英國武裝部隊的軍事基地。它對外實行疏遠亞非集團國家的外交政策，對內則實行嚴厲鎮壓措施，特別是對付職工會和文化界；人民應有的言論、出版和集會、結社等民主自由權利，都受到剝奪。同時，它又推出一項錯誤的教育政策。即使這樣，我們還是準備面對困難。我們將與聯合邦的社會主義者聯合起來，建立一個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強大聯盟，通過憲制鬥爭的方式，在大選中擊敗反動勢力。我們在聯合邦的社會主義同志，長期以來，不屈不撓地進行着反對聯盟政府反動政策的堅決鬥爭。我們的聯合將大大地加強這種鬥爭。

我們準備在這些條件下接受合併。這些都應當馬上着手進行。同時隨着就來一次新馬統一的全馬性大選。我們相信，新馬兩地的人民有足够的力量，通過憲制斗争的方式，迫使政府改變它的一切反動政策。

(三) 我們對「邦聯」的立場

作為達到最終合併的一個步驟，我們準備接受一種「邦聯」形式的憲制安排。新加坡可以成為聯合邦的一個自治單位。內部事務，包括內部安全問題，完全由星加坡自理；外交和國防權力，通過條約關係，移交給聯合邦政府，憲制上應備有特別條款；使兩地政府可以在經濟和文化等各個方面，促進人民的團結，以便儘早實現徹底、完全的政治統一。

對新加坡人民來說，這種安排將是一項大進展。它也可以結束新加坡的殖民統治。邦聯還可以擴大，以包括其他有意加入的地區。

我們對於邦聯的立場是明確的。我們接受聯合邦的國家元首，有如英國女王作為英聯邦國家的元首一樣。新加坡的公民對元首効忠。

實現合併或邦聯，行政上與憲制上的困難，可能會造成某些拖延。不過，無論如何，在解決人民自己內部問題的同時，我們將始終不能忘記：分離我國人民和分裂我們國家的主要因素，是存在我國的殖民統治勢力。帝國主義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是不須加以任何說明的。任何形式的反殖民主義斗争，只能有利而絕不會不利於我國人民的團結。當我們加快速度，在團結人民和統一國家的道路前進時，我們必須同時盡全力來把新加坡的殖民主義反掉。必須來一次強大的反殖民主義斗争，以便在一九六三年廢除內部安全委員會，從殖民統治者手中，把自決的權力拿回來。人民行動黨的領袖們說殖民統治的存在，有利於我國人民的團結。這種論調，我們完全不能接受。

現在，我們誠懇地把我們的主張放在人民面前，交由大家來共同商討和研究。我們呼籲全體人民和各政黨，對於恢復國家統一這個重大問題，給予慎重的考慮，我們希望，在這個關係整個民族的重大問題上，大家的意見能夠取得完全一致。

一九六一年八月廿八日

論公民權與政治權

林清祥同志於一九六一年十月廿六日出席丹絨百加支部成立大會時發表演講，詳細指出李光耀總理在公民權問題上有意出賣人民的利益并企圖用欺騙手段使人民上當。本文是林同志的講詞。

指鹿爲馬

「合併」，「合併」，人人都在叫合併。到今天爲止，人們還在談着各種各樣的「合併」。有的人說：真合併是合併，假合併也是合併。

這種合併論，根據的是一種「趙高哲學」，「趙高哲學」的實質只有四個字：「指鹿爲馬」。趙高是兩千多年前，中國秦朝的一位大奸臣。他權勢大極了，大到敢於公然在皇帝上朝的時候，當着滿朝文武，拉出一條鹿來，說那就是馬。誰敢出聲反對，他就手起刀落。權勢可以把鹿說成馬，當然也可以把假合併說成真合併了。「真合併是合併，假合併也是合併」。我有的是權，有的是勢，你們還敢說些什麼？

新加坡人民現在都在看着合併問題上的「指鹿爲馬」。但我相信他們是不會怕趙高的。是的，大家絕對不會怕趙高。第一，我們不相信他，揭穿他的欺騙。第二，我們要反對他，阻止他這種亂搞。

合併是政治問題

什麼是合併？合併就是兩個不同地區的完全聯合或統一。怎樣體現統一呢？首先，必需是政治上的結合。所謂政治上的結合，簡單地說，就是兩地區人民享有共同的政治權利，過共同的政治生活。怎樣才能使兩個不同地區的人民享有共同的政治權利和過共同的政治生活呢？答案只有一個：就是大家享有相同的公民權。所以，說來說去，道理只有一條：沒有共同的公民權，就沒有所謂合併。

合併實質上是個政治問題，不是法律問題。新馬合併，是一個政治問題。它必須由雙方人民決定，並經由他們的代表協商討論，然後得出一致的意見，把這種一致的意見，用詳細的條文加以說明和規定，就成為法律。法律是替政治服務的東西，是從政治中產生的。

但是，人民行動黨的領導人却說，合併是一個法律問題。他們說：聯合邦的公民權法律是這樣那樣，所以，新加坡公民絕對不可能自動成為聯合邦公民。他們只看見目前聯合邦的法律，却没有看到新加坡人民的要求和利益，這種人，怎樣能代表人民去談合併呢？

這些人太過狂妄，太過放肆了。他們以為新加坡人民都是三歲孩子，只要搬出「法律」來嚇一嚇，大家就不敢出聲；或者躲在電台向這個向那個挑戰，一切便可任由他們擺佈了。可惜，大家都曉得合併是一個政治問題，不是單純法律問題。所以人民並沒有被行動黨的「法律專家」嚇倒，大家還是要真正的合併，要享有共同的公民權。

蓄意出賣人民利益

現在，撇開政治和法律的主從關係不談，讓我們來看看行動黨的「法律專家」，到底「專」到甚麼程度吧！當他們說「聯合邦的公民權法律這樣那樣，新加坡公民絕不能自動成為聯合邦公民」的時候，他們說得又大聲，又得意，總之，是盛氣凌人，老子天下第一。可是，結果怎樣呢？他們的西洋鏡很快就揭穿了，原來，聯合邦憲法第廿二條寫道：「任何新地區依據本憲法第二條規定，加入聯合邦時，國會得以法律確定，何種人得因其與該地區之關係，及自何日起，得成為聯合邦之公民」。說到聯合邦的公民權法律，這就是憲法中明文規定，處理合併問題的公民權法律，所以，即使按照聯合邦現行法律的規定，新加坡公民，不管本地出生與否，也可以經由雙方協議，而在合併實現後，自動成為聯合邦公民。這一來，「法律專家」竟成為不懂裝懂的江湖術士了。他們教訓別人「不懂法律」，結果却暴露了自己的有意欺騙。直到現在，這些人還是以「法律專家」自居。但是，他們却從來就不敢談到聯合邦憲法的第廿二條。我們只好叫他們做「害怕憲法第廿二條的公民權法律專家」了。

其實，他們懂不懂法律，倒是件小事。嚴重的是，他們一開始就已經蓄意要在公民權問題上，出賣新加坡人民的利益。應該爭的，他們說不該爭。能夠說的，他們說不能談，身為新加坡人民的代表，却用聯合邦的法律來嚇唬新加坡的老百姓。這是可容忍的嗎？身為新加坡的代表，動不動就說聯合邦不喜歡這個，不喜歡那個。到底他們是代表新加坡還是代表聯合邦政府？聯合邦政府事事合理，新加坡人民事事不合理。這些人難道可以代表新加坡人民麼？這樣的人還會替我們爭取保障勞工與教育自主嗎？

不 敢 舉 行 大 選

我們說，你們這樣不仁不義，人民都已經對你們失去心信，合併又是一個關係全民利益的大問題，請來個大選，讓人民決定要怎樣的合併和由什麼人去談合併吧！這種建議，是頂公平，頂合理的。由人民來決定，這不是最好的麼？但他們却不敢接受。他們提出理由來反對，說：大選不好，因為候選人多，口號又雜，大選不能反映人民對合併問題的意見。大家都知道，行動黨領導人開口閉口，總是說一九五九年大選的結果，說明人民支持他們的合併主張，所以，他們有權處理合併問題等等。一面說大選說明人民支持他們的合併主張，一面又說大選不能反映人民對合併問題的意見。這樣互相矛盾，自打嘴巴的話，虧他們說得出來。他們反對舉行大選，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因為像合併這樣的一個重大問題，不但「什麼樣的合併」是重要的，而且「由什麼人來處理合併」，也是同樣重要的。「什麼樣的合併」和「由什麼人來處理合併」這兩個問題，只有通過大選，由人民親自來解決。大家都想來個大選，這是完全確實的。每一個人人都已經決定要怎樣投票了，行動黨的領導人，當然也知道這個行情。所以他們死也不敢面對人民。大選並不是爲了跟他們過不去，搞倒他們。舉行大選，是爲了維護人民的利益，照顧國家大事。他們不肯，反對，就是他們一心只是要維護自己的利益，照顧幾個人的地位，而不管人民利益，不顧國家的大事。

企 圖 欺 騙 人 民

十月廿六日，李總理又再在電台接見記者。現在，這種搞法已成爲他

的習慣了。一件事情，總是要分成幾十次講。一次講一些，扯一頓。第二次再講一些，再扯一頓。把問題越弄越複雜，越扯越糊塗。然後，再來個越澄越不清的「澄清」。看來，他的目的是在擾亂人民的視線，蒙蔽人民的眼睛。只要大家一不小心上了當，那他就可以像賣「豬仔」一樣，把人民的權利全盤賣掉。

李總理向我們說了一通所謂「合併」後新加坡公民地位和中央國會席位分配的問題，他說：「一切是按照合理、公平的原則打算或考慮去決定」。說得多麼漂亮！但他的所謂「合理」、「公平」到底是對誰合理，對誰公平呢？讓我們來看看！

李總理說：按照他的憲制安排，有卅二萬現有的新加坡公民，「他們當然自動得到聯邦公民權」。真的是這樣嗎？李先生的所謂聯邦公民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說這卅二萬人可以跟聯邦公民一樣享有共同的政治權利和過共同的政治生活呢？他們是否可以像目前的聯邦公民一樣，享有全馬性的被選舉與泛馬性的政治活動權利呢？這卅二萬人的政治活動，是否可以跟聯邦人民的政治活動統一與結合起來呢？對這個問題，我們也沒有得到明確解釋。事實上李總理想用「自動得到聯邦公民」這句話來欺騙人民。他的所謂「自動成為聯邦公民」的那部份新加坡公民，其政治權利僅僅是限于在新加坡選舉出席中央國會的新加坡地方代表。他們享有的政治權力，與聯邦公民完全不同。這種所謂「聯邦公民權」，不是騙人是什麼？

三種不同等級的公民

現在，我們才知道，按照李先生的憲制安排，全馬來亞所謂「聯邦國民」中，將有三種不同的公民，有三等不同的公民權，而單是新加坡的本身的公民中，就分成兩種，兩個等級，第一種也即是第一等公民，是聯邦公民，聯邦公民權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國性的，十一個州共同的，他們的政治權利和政治活動是全國統一，十一州共通的，不是地方性的。第二種，也即是第二等公民，就是李總理所說，有資格自動成為「聯邦公民」的那一部份新加坡公民，這些人的政治權利和政治活動範圍只限於新加坡一個地方，但他們除了可以參加新加坡的地方選舉之外，還有權選

舉新加坡出席中央國會的地方代表。第三種，也即是第三等公民，就是新加坡公民，他們的政治權利和活動範圍，只限於新加坡一個地方，但他們只能參加新加坡的地方選舉，而無權選舉出席中央國會的新加坡代表。

李先生告訴我們，公民權不統一不要緊，大家都是「聯合邦國民」，權利完全一樣，我們說全部新加坡公民應自動成為聯合邦公民，所以，他們就來另一套了。他說，由他去安排，有三十二萬新加坡公民可以自動成為「聯合邦公民」，再加上申請及格的十萬名，大概將有四十二萬新加坡公民，可以成為「聯合邦公民」。

我們要向李先生說，停止你這種欺騙吧，新加坡人民絕不是傻瓜和笨蛋。

最少一半公民無權選派國會代表

現在談到新加坡在中央國會的席位問題了。到底新加坡能分得多少席位呢？李先生說：「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看來李先生已學會一套華人講古書中，走江湖賣膏藥的本事了。他把壓家大事，當作章回小說來講，以便「引人入勝」。不過，無論如何，他總算是把「席位分配」的原則透露出來了。他說：這些席位的分配，以兩個因素作標準，第一是，看新加坡公民中，有多少人符合聯合邦目前的公民權法律規定，有成為聯合邦公民的資格。第二是，看看新加坡保留多少「自主權」，保留多少巴仙的國家收入。

現在，先來研究李先生提出的第一個因素吧。

李先生不斷地說，讓他去安排，新加坡人民可以有權選派適當比例的代表，去出席聯合邦的國會。我們都反對這種安排。因為這一來新加坡只是以一個地區單位參加中央國會。它並沒有實現國家的合併。不過，撇開這點不說，李先生的話給人一種印象，以為真的「新加坡人民可以選派代表出席中央國會」。如果是這樣子，以六十五萬公民計算，至少新加坡出席中央國會的代表應超過廿五名之上，若再加上從一九五九年大選以來新增加的本邦合格選民，數目可能更大。但是，現在我們才知道，出席中央國會的新加坡代表，並不是由新加坡公民選舉的。而是由那部份「有成為聯合邦公民資格」的新加坡公民選出的。這就是說，一半的新加坡公民，

在聯合邦國會中根本沒有代表權利。

現在我們也知道，李先生大談多少多少人會「自動成爲聯合邦公民」以及多少多少人可以通過申請成爲「聯合邦公民」等等，目的並不是要使這些人擁有與聯合邦公民相等的公民權。他的目的是要我找出一些「法律」根據，來減少新加坡人民在中央國會的代表數目。照他這一安排，據說是有十二至十八席。而約半數的新加坡公民，也就因此被剝奪了選派本區代表出席中央國會的權利了。大家看看，李先生是盡力在找尋種種根據，來剝奪新加坡人民的民主權利呵！當他說得最動聽的時候，也就是最危險的時候了。「有半數公民可以自動成爲聯合邦公民」。這是多麼動聽呵！其實，它的原意是「有半數的新加坡公民，無權選舉自己的地方代表出席中央國會」。我們說這個人的活動，就是出賣新加坡人民的民主權利，這難道有說錯嗎？

大家都知道，按照李先生的安排，聯合邦中央政府通過控制內部治安的權力，對新加坡人民實行絕對的政治統治權。這種統治權，是全民性的，沒有任何分別。同樣被統治，半數公民却被剝奪了選出自己的地方性代表的權利。這不是出賣是什麼？

總之，按照李先生安排的第一個因素，新加坡應有的出席國會的代表席位，就被減少了一半。

如果再照他的第二個因素：根據新加坡保留多少「自主權」來決定國會代表席位。那麼，就要再打一個大折扣了。到頭來還剩下多少席位呢？

無政治權就無自主權

所謂「自主權」是什麼呢？「自主權」就是人民有安排自己生活的民主權利。什麼是人民生活的最主要部份呢？政治就是人民生活的最主要部份，而且是民主生活的決定部份。因爲只有政治才能集中反映人民的需要。如果人民沒有安排自己的政治生活的權利，那他們還會有其他的什麼「自主權」呢？聯合邦一控制了新加坡內部治安權力，就等于對全新加坡人民實行了完全和絕對的政治統治。在這種情形下，其他的什麼「自主權」到底值幾個錢呢？李先生在讓出了人民政治生活的自主權力之後，竟高

喊「自主權」這個，「自主權」那個，這豈不是自欺欺人嗎？

我們可以從東姑的態度，看清這個問題，他時常表示：他自己的麻煩够多了，爲什麼還要找更多的麻煩呢。他很明白地表示，他所要的主要是新加坡的內部治安控制權，其他的新加坡可以自己「自主」，自己去料理。我什麼都不要，你們要怎樣就怎樣。這事情不是非常清楚嗎？最主要和決定性的，是內部治安控制權（也即是絕對的政治權）其他的任何甚麼權利，對東姑來說，只是麻煩而已。換句話，只要聯邦在政治上對新加坡能够有絕對的統治權，其他一切地方管理上的麻煩，一概可以由新加坡去「自主」好了。

李先生所要做的，正是這樣，他高喊保留沒有內部治安權力的其他所謂「自主權」，實質上就是讓聯邦政府對新加坡實行絕對的政治統治，而又可以不必負擔管理新加坡的一切麻煩，可以不必對新加坡人民生活上的任何困難負任何責任。

現在聯邦什麼都不要，只要國防、外交和內部治安權力，其它一切新加坡可以「自主」。這樣，我們已經被李總理安排到少去一半的國會代表席位，不知道又要怎樣被剝奪和縮減了。

其實，李先生大喊的什麼「自主權」問題，只是他要剝奪新加坡人民出席國會代表席位的另一項藉口吧了。

不要人民的「領袖」

政治有時是極有趣的。一個政黨弄到人人反感，衆叛親離，它的領導者弄到天怒人怨，名聲掃地，對於那些領導人本身來說，這到底是一件可喜還是可悲的事情呢？李先生告訴我們：這是一件大好事情。行動黨爲新加坡人民所唾棄，爲自己的幾乎全體黨員所唾棄，李總理却覺得很好，因爲，這樣一來，「東姑就看清楚了我們的立場」！對於一個不要人民，不要自己的黨員，而只要東姑「看清楚立場」的所謂政黨領袖，我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當前憲制鬥爭的任務

林清祥同志於一九六一年八月四日在汎星各業職
工聯合會小坡區分會幹事座談會上的專題演講

今天，我們要談的是「當前憲制鬥爭的任務。」就我個人的理解，這個問題，實質上就是新加坡政治發展前途的總問題，因為：第一，關於政治進展，我們是通過憲制鬥爭的途徑來實行，來爭取的。因此，憲制鬥爭也即是當前政治鬥爭的集中表現，第二，當前的憲制鬥爭任務，是與許多「不當前」的任務關聯在一起的，所以，我想要這樣來理解和論述這個問題：

- 一，新加坡的政治前途是甚麼？
- 二，用甚麼方法來實現它？
- 三，怎樣來實現它？

對於這些問題，我的回答是：第一重新恢復星、馬的統一，這就是新加坡的政治前途；第二，我們將在爭取更大的民主、自由，爭取擺脫殖民統治的鬥爭中，逐漸創造有利於恢復國家統一的條件，來達到恢復國家的統一；第三，我們將要用和平憲制鬥爭的方式來實現這個目標。

當前憲制鬥爭是一種反殖鬥爭

新加坡是英國的一個殖民地，在形式上，英國目前是通過憲制方式來體現她對新加坡的統治權力的，所以，對於我們來說：憲制鬥爭，就是一種反殖民主義的鬥爭，是一種擺脫殖民統治的鬥爭，要把目前的鬥爭發展，說是「與殖民主義無關」，或者說是「殖民主義已不是重要的問題」等等，都是不確實的。新加坡的任何政治進展，都和殖民統治有關，即使是要與聯邦「合併」，最終也必須經過英人的手，也必須向英國進行鬥爭，擺脫它的控制，才能够實現，這難道不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嗎？不

論怎樣，英國都將要死命抓住它在新加坡的利益，而我們這一方面，就一定得努力來擺脫它的控制，這就是矛盾，這就是鬥爭，所以說，新加坡的任何政治進展，殖民地的任何政治進展，都是一個反殖民主義的鬥爭過程，它所解決的主要矛盾，是殖民地統治者與殖民地人民之間的矛盾，它的鬥爭，就是一種反殖民主義的鬥爭，憲制鬥爭的方式，是反殖民主義的一種鬥爭方式，也正是我們所要採取的方式。

拉惹勒南先生最近寫了一篇文章，論述新加坡與聯合邦的合併問題。他一開頭就說：「在新加坡未來的憲制鬥爭中，很明顯的，是兩種勢力的鬥爭。一方面是馬來亞民族主義，一方面是種族主義者和鄉鎮小氣愛國者的蒙昧主義。……」這是多麼奇怪，多麼糊塗的論調！你、我、他，人民的不同份子之間，可能對問題有不同的看法；人民間的不同階級，不同民族，可能會有一些矛盾（人民內部矛盾）。但是，在你、我、他、以及人民的不同份子，不同階級和民族之間，都是不可能會有「憲制鬥爭」出現的。

拉惹勒南先生想要把一切說成是人民自己內部鬥爭。他想把殖民主義者從我國的政治鬥爭中拉開。他想一手掩蓋殖民主義者和殖民地人民的矛盾。可惜他幹得並不漂亮，結果等於公開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

說到「憲制鬥爭」，許多人就會想起幾個大人物，圍着桌子，大展辯才，大顯身手。不但普通人這樣想，就是些大人物們，有些也是這樣想。

人民羣衆是鬥爭力量的泉源

我的想法可不是這樣。要「斗」，要「爭」，就要用力量。沒有力量，怎樣「斗」？怎樣「爭」？殖民統治者有的是槍炮和軍火，武裝就是他們的力量。殖民地人民沒有這些，那末，我們要靠甚麼來「斗」和「爭」呢？也即是說，甚麼是我們進行鬥爭的力量來源呢？

「聰明」的政治家，「機智」的政治家，憲制的法律專家，豈不是我們鬥爭的力量嗎？他們不是很「偉大」嗎？難道不正是他們去談判，去簽名嗎？我不想完全否認這些個人的作為。但是，個人的作為不能是主要的或決定的作用。主要的，決定的東西，是人民羣衆的力量。人民羣衆就是

斗争力量的泉源。如果，不倚靠人民羣衆的力量，誰能够談出甚麼東西來？不要說談不出甚麼，其實就連談的可能性也不會有。這里所關係到的，就是通常我們說的：羣衆觀點上的問題。羣衆觀點的問題，看來是個普通的，平常的問題。其實是個根本的問題，是個思想立場的問題。

例如，對於近日新加坡政治局勢的動盪有人把它分析做一連串的「陰謀」。這邊是一個陰謀那邊也是一個陰謀。危機啦，困難啦，失敗啦，都是幾個人的陰謀造成的。這幾個人，幾股勢力，倚着賭桌，像賭徒一樣地下賭注，越下越大，局勢也來越緊張，刺激……等等。

我完全不相信政治就是陰謀和賭博。我曾經被說成是一個「陰謀主使者」和主要的「賭棍」之一。我完全否認這些。因為，就我個人來說，我既沒有進行什麼「陰謀」，也沒有參加什麼「賭博」。我所看到的是人民羣衆的要求和願望。而我正是按照這些要求和願望來做事的。我衷心勸告那些沉迷於「陰謀」和「賭博」的政治家們，當你們在認識問題，分析局勢的時候，多想想人民羣衆，多看看人民羣衆，考慮人民羣衆的意見，這對你們，對大家，都是會有好處的。

展開鬥爭就是發動羣衆

既然，憲制鬥爭必須倚靠人民羣衆的力量作為基礎來進行，那末，展開憲制鬥爭的方法，也就是非常明白的了，這就是放手發動羣衆。不把羣衆發動起來，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大家的事情，讓大家來做，不是很好嗎？為什麼一定要獨斷獨行，包辦代替呢？羣衆就是這樣，你越要強他聽話，他就越不聽你的話。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先有「來」，然後才有「去」。這就是說，你要先聽他的話，替他做事，然後他才才會聽你的話，支持你，擁護你。認為自己比羣衆高一等，把人家的話當耳邊風，却要別人乖乖聽話，結果只有碰壁。

對內實行團結政策。這是動員羣衆的一個最基本的方針。誰如果是盛氣凌人，事事企圖排除異己，結果就是「搬石頭打自己的腳。」不團結大家，不跟大家握手，却老想喝人家一聲，踢人家一脚，這怎麼能行呢？大家都給趕走了，剩下你自己，孤家寡人起來，還能做些什麼呢？

民族團結的問題，也是一個重要問題。大家都說要反對「種族主義」（也即是狹隘民族主義），並且也強調過種族主義的禍害。但是最近我們却聽到說左翼有「民族左翼」和「非民族左翼」的分別。所謂「非民族左翼」說的就是「非馬來亞民族」的，「沒有馬來亞觀念」的，也即是「不愛國」的左翼。用出這樣的稱號來，其目的不是非常明顯嗎？這就是挑撥民族猜忌和懷疑。特別是使馬來民族同胞對華族同胞產生猜忌和懷疑。什麼人都知道這種手法的危險性，但確確實實地有人正在幹這種勾當。

關於民族主義，我還想說幾句話。在殖民地人民爭取自由，獨立的鬥爭中，民族主義，是殖民地人民反對外來殖民統治者一種敵愾同仇的意識。它是一個政治概念。所以，判斷一個人是否「非民族」就要看這個人是否親殖民主義或反殖民主義。反殖民主義的，就是民族主義者。親殖民主義，親帝國主義的，就不是民族主義者，就是「非民族」。所以，我想，創造出「非民族」這樣的名詞，來打擊在處理合併問題上與自己意見不合的人，實在是太過勉強，太過輕率了。拿「只求目的，不擇手段」來形容這種做法，是最適當不過的了。

憲制鬥爭與民主自由的關係

現在，可以說說憲制鬥爭與民主自由的關係了。最近，有些人在說，人民的普遍要求，是更多的錢，更多的薪水。人民所關心的，是社會問題像廉價住屋，有工做，福利津貼增加等等。說這些話的人，認為民主，自由權利，以及反殖民主義等等，都是人民所不關心的。也都是不重要的。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吧！憲制鬥爭，基本上是一種政治鬥爭。對人民來說，是一種爭取民主，自由，獨立，解放的鬥爭。如果民主，自由是不重要的，是次要的東西，那麼，憲制鬥爭豈不是可以停止了麼？殖民地與獨立國豈不是沒有什麼差別麼？

照我看來，將自由民主與改善生活這兩個方面割裂開來，或者對立起來，都不是正確的，殖民地人民為什麼不能過美好的生活呢？因為他們沒有民主自由。確實的，民主自由不能當糧食吃，不能當衣服穿。但這並不能說明民主自由和人民的物質生活沒有任何關係。中古的奴隸，不是最迫

切要求改善生活的麼？但有史以來，反奴隸主的鬥爭，却主要是以爭取自由平等爲內容的鬥爭。爲什麼呢？因爲，長期的反抗，鬥爭，使奴隸們也深深認識到，只有取得了自由，才能够解決改善生活的問題。爲什麼殖民地人民反壓迫和剝削的鬥爭，是一種爭取民主、自由和獨立解放的鬥爭呢？對於殖民地人民來說，獨立、解放這些民主自由權利，給國家提供了改善人民生活，發展國家經濟的政治條件。沒有這種條件，人民生活的根本改善，國民經濟的發展更無從談起。這難道不是歷史事實所證明了的麼？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要把政治從經濟割裂開來，是不可能的，也是錯誤的。要想用經濟來否定政治，也是不可能的，錯誤的。

最 低 的 憲 制 要 求

對新加坡來說，下一步憲制進展到底應該怎樣呢？這一點，我們在六月二日的聲明中已經提出過了。我們要求在一九六三年的憲制談判中，爭取實現一個真正的，完全內部自治的新加坡。這主要是廢除內部公安委員會；取消英國專員超越立法議院和全面干涉政府事務的特權等等。我們認爲這是最低的要求，也是合情合理，切實可行的要求。但是，那些反對我們的人說，這是絕對不行的。因爲，去掉了內部公安委員會，就會出現一個親共的新加坡政權。而接着呢？就是一個共產主義的新加坡了。不論怎樣，這種爭論是不合乎政治邏輯的。因爲，我們要實行的是「一人一票」制度。要怎樣的一種政權出現，可以由人民去決定。因爲怕別人會執政，而自己不能執政，就反對憲制進展，這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

有人又說，提出這種爭取憲制進一步進展的主張，是有意與現在的政府爲難。爲什麼是這樣呢？我到現在還是莫明其妙。其實，這樣的要求，並不是什麼人想像出來的，而是現實提出來的，是生活提出來的。也就是人民提出來的。現實告訴我們，目前的憲制不能滿足人民的要求。政府也曾經告訴我們，它在執行政策上，遭受許多困難和限制。既是這樣，要求把憲制改一改不是很正當很合理麼？在前一次憲制談判的時候，早就講好，目前這一部憲制，到一九六三年必須加以重新檢討。這難道不是大家早就承認，這部憲制有加以修改的必要麼？爲什麼現在主張作進一步的修

改就絕對不行呢？

爲了我不到理由來反對我們，所以，人們又說，這種實現「真正完全內部自治」的主張，是「反合併」的。我實在看不出，新加坡的憲制進展，爲什麼會與「合併」相對立和相衝突。如果人民都要求實現國家統一，那末，讓人民取得更多一些民主自由權利，更進一步削弱殖民主義的控制，不是對「合併」更加有利麼？

大家都看得到，作爲殖民地的新加坡，曾經生存了好久，而現在還存着。但是，目前却有人說，一旦它擺脫了殖民統治，它就孤立了，就沙文主義了，就成爲「以色列」了，周圍的鄰國都撲過來對付它了，就是亂流血，不能生存了！這豈不是很奇怪麼？

說到生存問題。我想，就新加坡來說，殖民主義不能生存，親殖民主義也就不能生存；這倒是實在的。人民是會生存，新加坡也是會生存的。只要人民團結努力，我們是會達到恢復國家統一的目標的。

合併問題人人要過問

合併的問題，最近被談得够多了。但是，到現在爲止，相信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知道，到底要發生在什麼事情。事實上，政府方面也承認，他們並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因爲聯合邦方面對於星馬兩地的合併問題，從來沒有過明確的表示。

既然政府本身也不知道詳細情形怎樣？還不知道聯合邦方面的態度怎樣，爲什麼要拿合併問題來大吹大擂，要人家絕對相信一九六三年合併會實現呢？沒有事實，沒有根據，單單是按照一般原則來大做文章，話說離了譜，當然要引起人們的懷疑，有懷疑，當然想問一下，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全時，看到事情已經這樣迫切，馬上就「成功」了，當然也想提提意見，算是盡一盡做公民的義務，照我看，這些都沒有什麼不好。但是，政府爲什麼要禁止人家問，反對人家提意見呢？

爲了阻止人家問，有人甚至搬出這樣的理由來：過去你們支持合併，對合併問題不出一聲，爲什麼現在問題多多，東問西問，可見你們是「害怕合併」，「反合併」，有意搗亂。提提問題，並不見得就是「害怕合併

」或者「反合併」，東問西問，只要問得有理，就不是什「有意搗亂」。這些都是淺顯的道理，過去不問，有過去的原因，現在要問，有現在的道理，本來，事情是再簡單不過的。過去，合併問題是被當作一個一般的原則問題被提出來，當然，誰都不會有不全的意見。現在，合併問題是被當作具體的，迫切要處理的現實問題提出來，當然，誰都要了解和發表一些意見了。譬如，以婚姻問題來說吧。當你對我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是一般地提出問題。我當然全意了。而且也不想發表什麼意見，事實上也沒有什麼意見好發表。但是當你對我說：「來吧！馬上就結婚吧」。這就是具體地，現實地提出問題了。在這種情形底下，難道我會沒有意見嗎？我想知道的可多呢？跟誰結婚？對方是怎樣的人……等等？」你可以因為我想知道詳細情形而責備我反對結婚嗎？難道一個全意「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原則的人，就只能閉起眼睛娶太太，嫁丈夫嗎？

我實在不懂，為什麼有人會這樣看不開事情，想不通問題。「你們害怕合併」，「你們反合併」等等，諸如此類的叫嚷是應該及時停止了。收起來吧！再嚷下去是只會「於人無損於己不利的」。

聯合邦的首相，現在已經邀請新加坡的總理去商量有關星、馬合併的問題了，我們的總理，原來是把這些宣傳當做「千載難逢的良機。」他是主張在一九六三年通過「合併」來徹底剷除殖民主義的，但是，現在他說：不能有太大的幻想，情形並不那麼簡單，我們還必須花很大的氣力來進行安排。好的，現在我們的總理是比較冷靜和現實得多了。連他也開始認識到，聯合邦的首相，到現在為止，還不曾對星馬合併問題，說過一句好話。「不能有太大的幻想」、「情形並不那麼簡單」，這些話如果是別人說出來，那可就不得了！總理就要說我們「破壞合併」，損害到他與聯合邦的友好關係了。

但是，現在我們又看到一種新的花樣了。這個花樣比舊的還要無情和毒辣一些。原來，我們的總理廿六號晚上在發表廣播演說的時候，就說：「如果新加坡要孤立，而不要與聯合邦合併……」。這句話裡頭的文章可多呢，有誰不要與聯合邦合併呢？他沒有說：這是第一點。聯合邦方面已經肯定是要與新加坡合併了嗎？他也沒有說，這是第二點。總之，他什麼

也沒有說清楚，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口咬定是新加坡有人不要與聯合邦合併，如果聯合邦方面不滿意，不要合併，也是新加坡一些「反合併」的人的罪過。總理還沒有正式去談，就已經預先設下認讎我們的機關了。這一點，我們是已經看清楚了的。

但是，令人看得更清楚的事情，接着又發生了。總理走下一步棋，這一步是馬後炮。他開始佈置了，想要一下子把我們「將」死。七月廿八日，總理在油業工聯會的緊急會議上講話。他說：那些「反合併」的人，必須負起分裂民族團結的責任。大家看一看，我們有着這樣的一位總理，他不斷地說：「合併的機會已經到來了，聯合邦已經回心轉意了，要合併了。一九六三年合併一定實現了，殖民地主義就徹底剷除了。」但是，現在要去談了。事情真的來了，總理却不斷在為自己留後路。他意識到困難。意識到麻煩。

大家看看，總理是一個多麼精明的人。他要去與聯合邦首相談話了。所以他先來這一手。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功勞都是我的，你們敢於開口發問的人，都必須進十八層地獄。如果情形不順利的話，那我還是勞苦功高。而一切都是你們破壞的，你們罪上加罪，應該打進十九層地獄了。

不管人們怎樣認為自己聰明，為自己打算。但我總覺得，處處耍手段，處處損人利己的作法，終是不正派，不應該的。特別是對於處理「合併問題」這樣的國家大事，怎麼可以還是老打着損人利己的小算盤呢？

對問題的看法不全，大家談，大家爭，辯。談不妥，爭不直，辯不通，無法挽回，就大家分手好了。分了手，還是可以談，可以爭，可以辯的。反正我們要講民主，有老百姓來做公正人。誰是誰非，終是會有公斷的。不過，既然大家不斷講民主，那麼，行動也應該行民主才對。在每一個路頭設埋伏，在每一個轉變挖陷阱，這絕不是民主的做法。中過多次埋伏，跌過多次陷阱，即使是最不聰明的人，也是會比較聰明起來的。而且，這種事情發生多了，好心的老百姓也是會發出同情，看清事情的。以損人開始的行為，必然是以害己告終。這差不多已成為事物的發展規律了。大家都有必要認識這條真理，特別是搞政治，並且抱着要做大人物的雄心的人，更應該好好記住這條真理。

亂套「反合併」

現在，我們在這裡向大家講話。你們看，在我頭上，除了頭髮之外，不是什麼東西也沒有麼？是的，不是什麼東西也沒有。但其實，東西是有的，可惜你們沒有看到。相信嗎？我是不是戴着一頂「反合併」的大帽子麼？對了，一說出來，你們就都看到了。這頂帽子高上青天，其重如泰山壓頂，是不好受的。但是，有什麼辦法呢？人家還要給它增高，給它加重呢！

爲什麼呢？怎樣好好的人，會被套上這頂帽子呢？原因是這樣的，斗胆的我們，曾經發表過如下的意見：一，現在的問題，不是合併好或壞，而是在怎樣的基礎上合併。二，合併不應該損害人民的利益。在「大合併」問題上要提防殖民主義者的陰謀。三，合併問題應該尊重人民的意見，由人民做決定，有事應該與人民商量，不能包辦代替，獨斷獨行，想要把人民蒙在鼓里。打從這個時候起，「反合併」的高帽子就套下來了。而且是死也不放。這些都是最近發生的事。其來龍去脈，是非黑白，相信大家都會一清二楚。我也就不必多說了。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最近我們的總理對合併的問題說了些什麼東西？七月廿一日，總理在英聯邦議會協會的會議上演講，他說：「……五邦聯在一起，這是必要的。唯一的問題是怎樣做和什麼時候做……」。他又說：「……事情是要由我們這些地區的人民來決定，而不是由英國人來決定。……任何大馬來西亞計劃，都不能由殖民統治者製訂……」。七月廿六日總理在廣播中說：「……我們都知道，雙方都要花費很大的時間，很大的精力去作種種安排，以保障新加坡和聯合邦雙方的合理利益……」。他又說：「……有關這種談判的詳細內容和建議，將會是給立法議院通過並給予人民作最後的決定……」。

如此這般，李先生現在不正是在口頭上提出了我們過去所提過的意見麼？他在口頭上逐漸地靠向我們這邊，一步一步地移過來了。「唯一的問題是怎樣做和什麼時候做」，「不能給殖民主義者利用」，「應該保障人民的利益」，「事情應由人民決定」。……這些不都是我們所堅持的意見和觀點麼？李先生到現在爲止，還是罵我們「反合併」。但是，他却唱起與我們同樣的調子來了。難道他現在也「反合併」起來麼？多有趣！

對這種情況，我是認真而且嚴肅的。總理轉變了口氣（只是口頭上），使人越發認清了兩件事實：第一，真理永遠就是真理。而衡量真理的標準，就是它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是否表達了人民羣衆的要求和願望。第二，只要人民羣衆一旦覺悟起來，注意、警惕起來，真理就變成力量，就要取得勝利。那些原來不接受它的人，也只好移移脚步，變變口氣了。

不錯，目前還只是口頭上的轉變，而要把口頭上的東西轉化為實際的行動，就還是一個複雜、困難的過程，就還要大家的共同努力，輕易和便當的事情，是絕對不會有的，不過我却是歡迎轉變的，即使是口頭上的轉變，也總比死硬到底好一些。算來，我們的功夫，並沒有白花，工作也沒有白做，事情是在發展和進步，不論怎樣，大家努力，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國家統一的事業前途是光明的。

恢復國家統一 是建國最終目標

回過頭來，言歸正傳。「當前憲制鬥爭的任務」是什麼呢？這個任務，總的說來是，團結和動員全體人民，努力爭取更大的民主，自由權利，爭取更進一步擺脫殖民統治，並努力爭取實現恢復國家統一的目標。

新加坡的憲制進展，與恢復國家統一的事業，是一致的，相輔相成的，不是對立的，不是矛盾的，所以，憲制進展工作，必須堅決做，因為這是具體的任務，是憲制所規定了的，我們必須面對問題，是現實生活所提出的必須解決的問題。另一方面，恢復國家統一，是我們建國的最終目標，我們在這方面也絕對不放鬆任何努力。

對於憲制進展問題，我們在六月二日的聲明中，已經提出了詳細的主張。我們要求在一九六三年的憲制談判中，爭取實現一個真正的完全內部自治的新加坡。這是人民最低的政治要求，是合情合理，也是切實可行的要求。它是一定要實現，而且是一定能夠實現的。這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最起碼的爭取憲制進展的立場。這也即是當前的憲制鬥爭的任務。不是一般的任務，而是具體的任務。

合併問題呢？只要是真正恢復國家統一的，我們將會給予全力的合作和支持。對這方面，我們仍然要求讓人民知道詳細的情形，讓人民發表意

見和作出決定。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人知道到底政府的「合併」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藥，到底是怎樣一回事？是真正實現國家統一的合併，還是冒牌的，變相的，繼續維持國家分裂的「合併」？大家都應該提高警惕，保持冷靜，站穩立場，關心事態的發展。

最後，我必須要再說的是：保持我們人民內部的團結，是憲制鬥爭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之一。也只有人民內部的團結，才有可能使憲制鬥爭成爲真正的鞏固人民鬥爭成果，取得更大民主自由和進一步推進反殖民主義事業的鬥爭。

在團結問題上，人民所必須注意的，所必須警惕的，就是製造分裂和磨擦的挑撥與煽動。在職工運動中的挑撥與煽動，在全語文人民間的挑撥和煽動，在全民族間的挑撥和煽動。這些都是縱火潑油的行爲，都是必須堅決揭穿，堅決打擊，堅決反對的。

處理合併的基本原則

社會主義陣線十三位立法議員於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假快樂世界體育館舉行羣衆大會，本文是林清祥同志的講詞摘要。

我們要爭取一個星馬統一的馬來亞

大家都在問：新加坡的政治前途怎樣？

從建國目標這方面來說，我們所要爭取的，就是一個星馬統一的馬來亞。新加坡和聯合邦，構成了統一的，領土完整的馬來亞國。星馬分離，就是國家的分裂。被分裂了的國家，就是領土不完整的國家。一個領土主權不完整的國家，就不算是真正獨立的國家，星馬繼續分裂，新加坡繼續保留作英國的殖民地，這對馬來亞的獨立來說，是一種諷刺。對於把星、馬當作統一國家的馬來亞人民來說，這是一種污辱。

結束分裂，恢復統一，是我們強烈的、迫切的要求，是全馬來亞人民強烈、迫切的要求。

作為馬來亞統一國家的人民，新加坡人民對於恢復統一的願望是再明顯不過的。但是，聯合邦當局却不願意恢復統一。他們不要我們。他們把新加坡當作外國，把新加坡人民當作外國人，他們寧願坐看自己的國土，淪為外國的殖民地，自己的同胞生活在外國殖民地統治底下，人民行動黨的中央委員會，在最近一篇政策聲明中，說過這樣的話：「……只因為英國軍隊正在保證着不讓一個敵對的或共產黨的政府接管新加坡的政權，聯合邦才可以心安理得地說：我們不要新加坡」。這些話，是出現在人民行動黨六週年特刊內，一篇叫做「我黨的確定的政治目標」的文章內，人民行動黨的領導人說這些話，目的顯然是：要為聯合邦方面「不要新加坡」的政策辯解，因為他們把想像中與聯合邦「敵對」的或「共產黨」的新加坡政權，做為分析的根據，沒有英國軍隊的保證，新加坡就會與聯合邦

敵對，這種假定，十足是「豈有此理」。

但是，無論如何，他們的這段話却說出了一種事實，這就是：目前聯合邦的當政者，竟認為殖民地的新加坡是他們安全的保障，殖民軍隊使他們感到安全，至於對人民，對自己的同胞，他們覺得「敵對」，認為「不安全」，聯合邦當局的這種態度，使國家統一的實現，增加了許多困難。

新加坡必須在憲制上繼續前進

在這種情形底下，新加坡應該怎樣呢？坐下來等待「合併」出現嗎？不行。單單是等，東西是不會出現的。特別是「合併」這樣的東西，更不是靠「等」就可以等到的。新加坡必須在憲制上繼續前進。人民必須努力爭取更大的民主自由。爭取擺脫殖民統治。為甚麼要這樣呢？這是因為：第一，新加坡不能長期保留做英國的殖民地。第二，取得更大的民主自由權利，擺脫了殖民控制，使人民可以更自由的決定自己國家的前途，這對恢復新馬統一是完全有利的。

有人說，新加坡一擺脫了殖民統治，實現了獨立，於是國家統一的希望就完了。為什麼呢？回答是說，因為華人「沙文主義」到時不願意合併了！經過了許多年的經驗，我完全明白，跟這些人是沒有道理好說的。最好就是向他們說一聲：沙文主義在那里？拿出事實來！事實是拿不出來的。原因是：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事實。

一路來，凡是主張繼續推進反殖民主義鬥爭，爭取憲制進展的，都被叫做「反合併」，叫做「非民族」。

「你們反合併」。「你們反合併」。這種話完全沒有事實根據。

我們完全贊成合併，但是，我們却不能贊成你們把合併問題拿來這樣搞，我們不反對合併，我們反對的是你們搞合併的那一套手法。

怎樣搞合併呢？人民行動黨的少數領導人說：第一，現在的重要問題，已經不是反對殖民主義，而是爭取合併了。第二，我們的中心任務是消除聯合邦當政者的憂慮，使他們回心轉意，接受合併。

當人們認定，「重要的問題已經不是反殖民主義」的時候，他們的政治立場就非常明白了。

合併與反殖鬥爭應結合起來

一個殖民地的所謂左翼政黨，認為反殖民主義已經是「次要的問題」。這難道還會有救藥嗎？合併的問題被拿來取代反殖民主義鬥爭，被拿來取消反殖民主義鬥爭。這些都是大家所看到的政治現實。最近，甚至把「合併」問題拿來反對爭取憲制進展。說什麼主張爭取實現真正完全內部自治的人，就是「反合併」。我們說：「合併」應該爭取，但殖民主義更應該反對。他們就氣煞了，暴跳如雷，把我們恨之入骨，說實話，到現在為止，我還是莫明其妙，為什麼他們要這樣生氣？為什麼他們這樣不肯反殖民主義？自己不反也就罷了，連別人要反也不准許，這難道不是要令人莫明其妙麼？當新加坡還是一個殖民地的時候，不要反殖民主義的爭取合併，我們是不能接受的，人民也是絕對不會接受的！我們主張，應當把爭取合併與反殖民主義鬥爭結合起來，而且必須是反殖民主義的前提下來爭取合併，這才是正確的道路，這才是人民的道路，也才是有前途的道路。

聯合邦的右翼當政者說：「新加坡的華人太多，左翼力量太大，我們不要新加坡。」右翼份子說這些話，當然有右翼的理由。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奇怪的是，自認為左翼的人民行動黨領袖，竟然毫不批判地，全面接受了這種右翼觀點，並且要靠爭取對方歡心的策略來解決問題，來達到合併。

於是，他們開始找尋「華人沙文主義」了。有一個時候，「華人沙文主義」滿天飛，搞得整個新加坡烏煙瘴氣。這一套，完全是要做給聯合邦的當政者看的，表示自己非常馬來亞化，可以對華人和他們的「沙文主義」毫不容情。其實，民族問題，是絕對不能以討幾個人歡心的方式來解決的。無中生有地追尋「華人沙文主義」，一方面是刺激起馬來民族同胞的猜忌和敏感，另一方面是引起華族同胞的反感和不滿。氣氛一緊張，從沒有「沙文主義」，弄到真的好像「沙文主義」到處都是一樣。當然，做了這些努力，反應是不會完全沒有的。東姑高興了，他稱讚我們的總理是好人，體諒總理的「困難」。這是努力的成績，算是個人的「勝利」。但是，到最近東姑還是說：「華人要把新加坡變成小中國」，這可就不是什麼成績了，這是失敗，是整個政策的失敗。

合併和左翼立場

大家知道，人民行動黨的領導人日見顯著地執行右翼政策，特別是在限制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這方面，表現得更加露骨。他們的理由是：「爲了合併」。其他的不必說，關於政治犯問題，副總理杜進才博士就在立法議院公開說，本來要放，後來因爲怕聯合邦不高興，所以就不釋放了。這是甚麼話呢？選你們上台的是人民，人民要的是民主和自由，你們上了台，却事事要看右翼的臉色，連政治犯問題也不敢解決。說得過去嗎？李光耀總理最近還高傲地罵我們「胡說民主權利與自由」，罵我們「談論左右翼政治」。這已經是非常清楚了，他認爲「合併」是至上的，自由，民主，左右翼政治，都是胡說。他不要自由和民主，也不要左翼的立場，並且肯定只有這樣才能够得到「合併」。我們不能同意，合併我們要，但民主自由還是要的，左翼立場也還是要的，這些都是好東西，寶貴得很，我們一概都要。爲什麼談民主和自由，談左翼立場，就不能「合併」？這是什麼人提出來的條件？

「合併」，「合併」。合併是爲了什麼？人民行動黨的領導人說：合併是爲了新加坡要活命。沒有水喝，我們會死。聯合邦不用我們的海港，我們也是死。聯合邦封鎖市場，我們又逃不了死，總之，合併是新加坡的唯一生路，不然就是死。

我們反對這種片面的歪曲宣傳。新加坡可以生存，作爲殖民地，沒有合併，現在它正活生生地存在着，它所以能生存，是因爲有它的作用和價值，並不是因爲別人好心和善心來養活它。這個道理，現在能用，將來也還是能用的。既然大家認爲，合併必須是出於雙方人民的共同願望，才能實現。那末，這種單方「求活命」的合併論，是否能夠產生兩方面的共同願望呢？看來是不能夠的。或者，人們認爲，爲了要捧捧對方，所以，就把自己說得又可憐又卑賤，生死權完全操在偉大的對方手里，這樣，對方就滿意起來，忘形起來，一「併」將我們「併」過去了。做買賣，兜生意，有時是可以靠捧來撈他一筆的，但「合併」可不是什麼買賣呵。靠了這一套恐怕是走不通吧！

只有全面看問題才能正確認識合併意義

我們認為，恢復國家的統一，不只是爲了新加坡一地的利益，而是爲了整個國家的利益。合併是爲了實現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獨立，爲了促進國家的興盛和繁榮，爲了加速全國的經濟建設發展，爲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總之，是爲了整個國家的利益，事實上也是有利於整個國家。只有全面地來看問題，才能夠正確認識合併的意義。也只有在這種重大的意義和好處被全面認識之後，才有可能在兩地的人民間，更強烈和有力地激起一種要求合併的願望，共同願望一產生，發展合併問題必然就隨之而解決了。

合併問題是國家大事，應該嚴肅認真處理，事事和人民商量，尊重人民的意見，不應該把老百姓當「阿木林」，拿合併問題來招搖撞騙，玩弄政治權術。

最近所發生的一切，是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起初，人民行動黨提出諾言說：一九六三年通過合併或大合併，徹底剷除新加坡的殖民主義，口氣多麼大！不但是「合併」，而且是「大合併」呢！看來，似乎一切都是在他們口袋里一樣；不但口氣大，而且態度兇惡、粗暴，只許跟，不許問，而且，跟是要盲目的跟，張開眼睛來望望風景，看看路也不行，你要開口，他們就是一巴掌打過來，而且還使用挑撥種族對立的手段，來封人家的嘴。

現在，事情還在演變。這一齣「一九六三年合併剷除殖民主義」的好戲，還沒有收場，大家可以繼續看下去。但是，請想想看，把「合併」問題當作戲法來變，當作賭注來壓，把老百姓作傻瓜愚弄，這是嚴肅、認真和負責任的態度嗎？

處理合併問題的五條原則

我們的目標是恢復國家的統一。這一點，不論人家怎樣謾罵，怎樣歪曲，怎樣污蔑都是改變不了的。我們要合併，但是我們却不能要人民行動黨搞的那一套。我們有自己的一套，嚴肅認真，向人民負責任的一套。

反對殖民主義與恢復國家統一是一致的，殖民主義一定要反，憲制進

展不能停留，這是我們處理合併問題的第一條原則。

合併問題是有關我們整個國家民族獨立、繁榮的大問題。用種族人口比例的觀點來對待它，是反動的；用單方面求生存的觀點來對待它，是錯誤。應該在整個國家民族利益的基礎上來正確看待它，從這個觀點來激起全民愛國，要求恢復統一的共同願望。這是我們處理合併問題的第二條原則。

我們是左翼，我們的政治立場是進步，民主和自由。我們就是站在左翼的立場上，爭取一個進步，民主，自由的合併。別人要反動，要倒退，不做左翼要做右翼，那是他們自己的事。用丟掉民主自由的觀點來處理合併，我們是絕不會同意的。民主權利和自由絕不是什麼胡說，也不是只關係到左翼運動的問題，它是關係到全體人民的問題，關係到社會進步和發展的根本上問題。民主，自由必須要，左翼立場也不能改。這是我們處理合併問題的第三條原則。

人民羣衆是一切事物發展的動力，只有大力依靠人民羣衆，走羣衆路線，才有可能解決問題。合併問題也是這樣，一定要依靠新加坡人民羣衆，同樣要依靠聯合邦的人民羣衆。我們反對那種事事討好聯合邦少數當權人物的作法，我們也反對驕傲自大，盛氣凌人，全不把人民放在眼里的作法，你們拚命討好幾個人，事情是不會成功的。你們瞧不起新加坡的人民，也瞧不起聯合邦的人民，事情是一定失敗的。這些壞的東西，我們都不要，我們要走羣衆路線，有事和人民商量，誠心誠意地請人民做決定，並按照他們的意思來做事。這是我們處理合併問題的第四條原則。

民族問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處理合併問題，必須服從民族團結的原則。企圖利用「合併」來煽動民族對立，挑撥種族分裂的行爲，是錯誤的，是反動的，我們堅決反對這種行爲。服從民族團結的利益，這是我們處理合併問題的第五條原則。

反掉殖民主義的合併，達到統一的馬來亞獨立，繁榮的合併；民主、自由和進步的合併；由人民羣衆來決定的合併；這就是我們處理合併問題的立場、觀點、態度和方針。

恢復國家統一，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而推動歷史向前發展的，

是人民羣衆的力量。沒有人能夠阻止它的實現，殖民主義者阻止不了，右翼份子也阻止不了，困難和阻礙只能是暫時的，恢復國家統一的前途是光明燦爛的。

人民不信任行動黨搞的合併

目前發展中的所謂「合併」問題，怎麼樣呢？人家在進行秘密外交，把事情當作不可告人的玩意來做。叫我們怎樣去瞎猜呢？不過情形的確是够神秘的。一方面斬釘截鐵地說：包定在一九六三年，叫合併來剷死殖民主義。另一方面又好像醉翁之意不在酒，一點也沒有這種興趣。不過，話既然已經說了，海口已經誇下來了，連一點動靜也沒有是不行的。求也得去求出一點東西了，即使是關起門來談幾句話也好，不然，要怎樣向老百姓交代呢？

不過，有一點却是非常明白的，人民對人民行動黨領導人過去在合併問題上所搞的那一套，是已經失去了信心。人民不信任他們，連他們自己的黨員也不信任他們。今天新加坡的政治局勢，就是這種不信任的証明。今天行動黨的土崩瓦解，也是這種不信任的証明，這種變化是人人都會看到的。不過，看到了又怎樣呢？這個可要由各人自己去打算，我可以說，誰如果是一定要蠻幹下去的話，結果一定是不會好的，我們絕不會爲了反對而反對，我們對於處理合併問題的立場、觀點、態度和方針是清楚明確的，符合我們的原則，我們就擁護支持，合作，不符合我們的原則的，我們就不能同意。

沒有辦法，現在我們只好等着看，看看到底是怎樣一回事，看看到底又有什麼「秘密武器」要出現，關於「合併」，目前情形就是如此。

但是，我們當然也不是消極的等着，不是袖手旁觀，我們向老百姓說：親愛的人民大眾，你們聽好，凡是模模糊糊，不可告人的事情，大概都不會是什麼好貨色，你們要加緊注意，提高警惕呵！

憲制進展與民族問題

本文是林清祥同志於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應木器、火電鋸、建築、造船及磚業工聯之邀在其聯合幹事座談會上所發表的演講。

新加坡的政治發展前途怎樣？我們的建國目標是什麼呢？

我們的建國目標，是恢復新馬的統一。這就是在建國問題上，新加坡的政治發展前途。

怎樣來達到我們的建國目標呢？也即是，怎樣來實現恢復新馬統一的目標呢？對於新加坡人民來說，第一件所必須做的，就是堅決進行反殖民主義鬥爭，努力爭取擺脫殖民統治的控制。因為星加坡目前還是英國的殖民地，殖民地人民是沒有權力來決定自己的政治前途的，所以，不擺脫殖民控制，不努力來爭取決定自己政治前途的自由權利，就談不上要使新加坡在政治上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合併」怎樣呢？如果是真正的恢復國家統一的「合併」，是使到全馬人民擺脫殖民控制的「合併」，當然是很好的。但是目前情形底下，「合併」問題所牽涉到的，除了新加坡和英國殖民統治當局之外，還有聯合邦的政府當局。本來，一個新近獲得獨立的國家，幫助一個鄰近的地區擺脫殖民控制，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照理，任何一個政府，都是會希望自己國家領土完整的。但天下偏偏就有許多逆情悖理的事發生。請大家翻一翻人民行動黨的六週年紀念特刊。這本特刊內登有一篇行動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政策聲明，題目是「我黨的確定的政治目標」，就在這篇聲明裏，行動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聲明說：「……只因為英國軍隊正在保証着不讓一個敵對的或共產黨政府來接收新加坡的政權，聯合邦才可以心安理得地說：我們不要新加坡。……」

對了，一點也沒有錯。聯合邦目前當政者，爲了他們自己的政治原

因，寧願看到星加坡永遠保留做一個殖民地，永遠不能出頭。說得多麼好！誰如果想發火，請向人民行動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去發，可不要怪我。

新加坡人民要恢復國家的統一，要爭取擺脫殖民地統治，但是，聯合邦政府的態度却是這樣。所以，儘管你怎樣的要「合併」，他們總是不理不睬，你要得越急，他們的架子就越大。你追得越緊，他們的身價就越高。我一向來都認為：「合併」這件事情，想要靠討好幾個人的歡心來達到是不成的，他們有他們的利益要考慮，乾着急，白追求，是枉費心機的。

據說：近日聯合邦方面對「合併」問題，已經是「回心轉意」了，要「合併」了。果真如此，那倒是件大喜之事。可惜，這種「要合併」啦，「回心轉意」啦等等，並不是聯合邦方面說的，不但沒有這樣說，而且是連任何這樣的肯定表示也沒有呢；總之，有關「合併」的問題，下次有機會才談。今天我要說的是新加坡的「憲制進展與民族問題」。所以，還是對題作文章吧！

反殖與爭取星馬統一 是相輔相成的

照我想，人民行動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說話應該是認真負責的。一個執政黨的中委會，那有信口胡言之理。他們說：只是因為英國人在這裡鎮壓，所以，聯合邦才心安理得地說：我們不要新加坡。妙極了！妙極了！這可就說出了一條真理：如果英國人不能再在這裡鎮壓，聯合邦就不得不來要新加坡了！

怎麼樣？道理不是已經非常明顯了麼？只要人民堅持反殖民主義鬥爭，爭取擺脫殖民統治的控制，我們就更加接近「合併」的目標了。所以，我一路來都說：新加坡的反殖民主義鬥爭，新加坡的憲制進展，與新馬合併是統一的，不是相矛盾的，是相輔相成的，不是相互對立的。

但是，有人却說：「新加坡絕對不許有任何的憲制進展了，殖民地半自治狀態是必須永遠保留的，只有這樣才能够「合併」。人民爭取得更多的民主、自由權利，「合併」就永遠不會到來了，完了，新加坡就此燬滅了！……」所以，他們死硬的反對任何憲制進展，抵死也不讓新加坡人民向英國多爭取一些民主，自由權利。

我們說：不會的。人民多得一點民主，自由權利，新加坡是不會燬滅的。人民進一步擺脫殖民統治，怎樣會使新加坡完蛋呢？但是他們不聽。「秀才逞着兵，有理說不清」。不聽就是不聽，不但不聽，而且還要反咬我們一口，說我們「反合併」。因此，我就一直懷疑：這樣死不講理，大概是另有原因吧！如果只是害怕新加坡「燬滅」，那麼聽聽道理，想通問題，不就可以平心靜氣了麼？爲甚麼反朝我們射一支「反合併」的毒箭，要把我們結果掉呢？後來，聽人說：「新加坡人民如果多得一些民主自由權利，如果內部安全委員會取消了，那末，執政的可就不再是目前的執政黨了。」真是多一事，長一智，到此我才多少體會到，爲甚麼有人要反對憲制進展了。

不該亂喊大漢沙文主義

但是，「不能再執政」總是不能當作理由來提，這多少是不體面的。所以，許多「理由」，「理論」等等，就被創造成出來了，其中最嚴重的一點，就是新加坡的「民族問題」。

所謂新加坡的「民族問題」，說的就是華人的「大漢沙文主義」問題。有人拚命喊「大漢沙文主義」，喊到沒有人敢出一聲，出聲嗎？那你就有「沙文主義」的嫌疑，一有了嫌疑，就是洗也洗不淨，擺也擺不脫了。向人身上潑墨汁，到底是比洗墨污要輕易得多。

但是，「沙文主義」，「沙文主義」的喊。到底有誰認真想一下：「沙文主義是什麼？」要用沙文主義來罵人，首先就必須明白沙文主義是什麼。這難道不是罵人的最起碼條件麼？

沙文主義，是一種盲目的極端排他的意識。民族問題上的沙文主義，是一種盲目排他的民族意識。什麼事情，什麼東西，都是自己民族的好，別民族的什麼都不好，什麼都不行。幾個民族在一起，你們只有跟我走，給我同化，非如此不行，……這些就是沙文主義。但是，華族人民有沒有這些表現呢？華族人民曾經有過什麼排他的要求呢？不錯，華族人民曾經提出民族平等對待的要求，提出享受母語教育和本族語文受到合理尊重的要求。但這可不是沙文主義！華族人民接受馬來語作國語，接受憲法，爲

國家的MERDEKA 犧牲奮鬥，這當然也不是什麼沙文主義。只要不盲目，不排他，就不是沙文主義。對本民族語言，文化的愛好和自豪，那是生活習慣所使然，那是民族自尊心。民族自尊和民族沙文主義完全是兩回事。正好像人的自愛，自尊與事事瞧不起別人的傲慢自大，有所不同一樣。

沒有任何具體事實做根據，就亂喊「大漢沙文主義」，這是不應該的。亂喊「大漢沙文主義」，引起其他兄弟民族的猜忌和誤解，等於是挑撥民族不和與煽動民族摩擦，這就更加的不應該。我相信，只要把事情弄清楚，不但華族人民要反對亂喊「大漢沙文主義」，就是其他兄弟民族，也會同聲譴責那些亂喊「大漢沙文主義」的人，大家對這件事，應好好去宣傳，去解釋才對。

反對憲制進展者的公式

前些時候，「大漢沙文主義」這一把利刀，還只是在語言和文化範圍內應用。後來，不知怎樣，竟在政治上也運用起來了。

反對新加坡憲制進展的人，排出了這樣一條公式：第一步，真正完全內部自治的新加坡；第二步，就是獨立的新加坡；獨立的新加坡，是沙文主義的新加坡，而沙文主義的新加坡，就是不能合併的新加坡，就是混亂，流血，死亡的新加坡，同時也會一下子害死了居住在東南亞其他國家的華人……。因此除了等待合併之外，新加坡不應該有任何憲制進展！

總之，誰如果想知道新加坡憲制進展所帶來的「慘狀」，只要去翻翻人民行動黨的六週年特刊，讀讀「我黨的確定的政治目標」那篇政策聲明就夠了。

證明華人沙文主義不存在

「一個獨立的新加坡，由於它的人口的性質，將是一個華人的新加坡。這將失去新加坡是它的組成的一部份的一個馬來亞國的觀念。」這是什麼話？以人口的性質來說，現在的新加坡就是一個華人的新加坡了，何必等到「獨立」之後？因為華人多，所以就失去新加坡作為馬來亞國一部份的觀念。這豈不是公然指責華族人民沒有「馬來亞觀念」麼？大家想一想，這是什麼一種論調？

但是，到底新加坡的華族人民，在政治上有沒有「沙文主義」的傾向？或者，憲制的進展，是否將帶來「大漢沙文主義」的發展呢？

對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看看過去，就會知道現在。看看過去和現在，就大概會知道將來。「沙文主義」這東西，是歷史發展的結果。它不是突然間出現的不速之客，不是人們一時心血來潮，興之所至就可以形成的。看看新加坡人民過去的政治表現是否有華人沙文主義傾向，再看看目前新加坡是否由華人沙文主義政治佔優勢，就大概可以預知今后是否會發展華人沙文主義了。

人民行動黨自稱是一個不「沙文主義」的政黨。一個不「沙文主義」的政黨在新加坡執政，不正好證明人民不「沙文主義」麼？其實，在行動黨六周年特刊內的另一篇文章里，就公然的說新加坡的政治沒有「沙文主義」。這篇文章里說：「……民主黨以為，做為講華語羣衆的傳統領袖，他們可以在選舉中橫掃一切。一般說來，他們是企圖依賴華人沙文主義者去攫取政權。……但是，1955年的選舉，將商會領袖在華人羣衆中的影響力這個神話粉碎了。舞龍以及玩弄華族的種族主義，並不能救民主黨一命，二十個民主黨候選人當中，只有兩個中選」（「公開的密謀」）。接着文章又說，在1958年，行動黨決定派出一位馬來籍候選人，到華籍選民佔多數的加冷區，參加市議會補選，以「估計它促使人民採取非種族性的行動的政策正確性」。行動黨的馬來候選人勝利了：證明人民在政治上是非種族的。一九五九年的大選，當然就更進一步說明「華族沙文主義」在新加坡是不存在的了。

但是，誰能相信在同一本特刊的另一篇文章內，却說出完全不同的話來：「……因為星加坡一旦獨立，即使是一個過渡的階段，也將產生這麼一種局勢，即以華人為號召的特殊利益將變成永久性。……邏輯的結果是華人沙文主義的情緒將公開和凌厲地往前突現。……那麼，那些煽動華人沙文主義情緒的人勢將獲得權力，這麼一來，就完全不必再談什麼馬來亞國家意識，馬來亞國語和馬來亞民族文化。國家意識，國語，民族文化，實際上將意味着新加坡華人意識，華語和華人文化。……」多麼可怕！這個華族沙文主義的地獄！請大家想想看，這會是一些所謂「非種族性」政黨領導人所說的話嗎？請大家想想看，這種論調對於我國（新馬）的各民

族同胞，特別是馬來民族同胞，會產生什麼影響呢？

我要再說一遍：看過去，知道現在，看過去和現在，就大概可以知道將來。這就是我對於所謂新加坡的「大漢沙文主義」這種「洪水猛獸」的估計，也是一種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估計。我也要再說一遍：「沙文主義」這種東西，是歷史發展的結果，不是人們一時心血來潮，興之所至就會形成的。沙文主義這東西，到底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落后的糟粕。而大凡落后的，腐敗的東西，一經被丟掉，就很難望人們去重新收回來了。人民已經有了覺悟和認識。他們拒絕了種族主義政治，接受了非種族主義政治的立場和觀點，要他們倒回頭去「沙文主義」，恐怕不是容易的事情吧！對人民羣衆要有充分的信心。老是望落后倒退方面去想他們，是不應該的。我們的人民是覺悟和進步的，他們還要不斷地覺悟和進步起來。對他們來說，反動和倒退，「沙文主義」等等是不可能的。我担心的，倒是一些搞政治的人，對這些人來說，從落后到進步當然有，但從進步變成反動，從非種族主義倒退到要種族主義政治，也是有的。這一點大家非萬分警惕不可。同時，這一點，也有必要請大家去作廣泛的宣傳和解釋。

大小眼睛

一個「沙文主義」橫行的星加坡，罪該萬死！於是人們就來責罰它了。聯合邦的馬來沙文主義也發展起來了。華人、印度人、混種人……各色人等，在聯合邦都活不下去了。但那里的馬來沙文主義却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那是「受一個獨立的華人城市刺激而高漲起來的」。（「我黨的確定的政治目標」）大家看看，華人沙文主義，是華人的罪過。馬來沙文主義，也是華人沙文主義的罪過，也即是華人的罪過！說得多麼婉轉！多麼動聽！

大家想想看：如果馬來沙文主義，是華人沙文主義刺激起來的，那麼，華人沙文主義又是什麼刺激起來的呢？

如果一個民族佔多數的地區，就必然要產生多數民族的沙文主義，例如，新加坡就一定要有瘋狂的華人沙文主義，那末，那些不是華族人民佔多數的地區，又會產生什麼主義呢？

華人的地方語言里，有「大小眼睛」這句話。意思就是說，人的心地

不公平，不公平到看東西也要用不同的眼睛去看，有的東西，用那隻大的眼睛來看，有的東西，却用那隻小的眼睛來看。既是決定用不同的眼睛去看它們，當然就已經對它們有不同的評價。而在不同眼睛的觀看底下，它們就更加的大不同了。我認爲，如果是有「大小眼睛」毛病的，千萬可不好讓他們去料理諸如民族問題這類的事情。它的危險性，是任何人都會看得到的。

亂 拉 比 喻

人們又說，擺脫了殖民統治之後，「大約四百到五百萬華人將緊密地生活在新加坡，而四周是一萬萬敵對的馬來人和印尼人。……」你們相信嗎？我完全不相信。也不敢相信，爲什麼人們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一個人口七十五巴仙是華人的獨立的新加坡，它的后果將和一個獨立的以色列被創立后所產生的后果一樣。」

新加坡與聯合邦的關係，難道可以用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來比嗎？有人看到猶太人與阿拉伯人衝突的情形，正好符合他們想像中安排好的華人與馬來人的衝突，於是乎就把以色列拉來做模型了。像不像呢？當然有人說像。但我看並不像。

不要老是想著民族衝突，老是看着民族衝突，這件事吧，從歷史，社會，經濟，政治各個方面來看，不是更好嗎？馬來亞的馬，華，印各族人民，已經和陸地共同生活了百多年。共同建設和發展馬來亞。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間，是否有過這段歷史？馬來亞各族人民，都共同經歷了反對殖民主義，爭取國家獨立的建國鬥爭過程，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是否有過這種共同的經歷？華族人民認爲自己是馬來亞人，接受馬來語爲國語。以色列人是否也這樣子，認爲自己是阿拉伯國家的人民，接受阿拉伯語爲國語？恢復國家統一是新馬兩地人民的共同願望，新加坡的華族人民更是積極的主張新馬統一。這種情形，是否發生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之間？以色列人是否也主張與阿拉伯國家統一？新馬各族人民承認，不論在政治，經濟，地理，人民各個方面，這兩地是一個統一的單位。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是否也這樣想呢？……

我們的隣國，接受一個華人佔多數的殖民地的新加坡，已經不是三

兩天的事情了。政府最近和印尼當局簽訂了貿易基本協定，並且還到椰加達去設立商業辦事處呢！難道印尼方面，現在看不到新加坡是一個華族人民佔多數的地方嗎？我不相信，新加坡一擺脫了殖民統治，九千多萬印尼人就突然一反常態，馬上撲過來吃掉它！我想，把印尼人民說得太兇也是不好的。這種話，要說也應該讓印尼方面自己說。不然，就得先去問問蘇加諾總統的意見，然後才說。

談起印尼與新加坡的關係，人們都說，外來的殖民統治，中斷了我們人民之間的來往。但是，由於雙方人民反殖民鬥爭的勝利，由於人民取得了民主和自由，新、印人民的關係，將會日見密切，友好起來。我們的總理到印尼去訪問，不是象徵着密切友好關係的發展嗎？記得那時，印尼政府在禮儀上，還把我們的總理當做一個獨立國家的首長看待呢；怎麼殖民統治真的完全趕走了，印尼反而要跟我們過不去？天下那有這樣的事情？

照我看，新加坡的憲制進展，是不會引起印尼的仇視的。至於這兩方面的關係發展會怎樣呢？我的答案是：從歷史去觀察，從事物發展的歷史去觀察。看過去，可以了解現在，看過去和現在，大體上說可以知道將來！

我看「憲制進展和新加坡民族問題」的談話，到這裡應該可以結束了。我的結論是：所謂新加坡的「華人沙文主義」，是一種並不存在的東西。把沒有說或有，就是不應該。而把本來就沒有的東西，誇大成爲什麼「洪水猛獸」，那就是更加的不應該了。對於新加坡憲制進展，如果有不同的看法，可以把道理說出來，使大家心服。但千萬不好拿「華人沙文主義」這種宣傳來開玩笑。不管人們的主觀願望怎樣，也不管他們是自覺或不自覺，這種搞法，就是玩弄種族主義政治。快快停止吧！這是危險的事情。

「反合併」和「非民族」

談到這裡，我又想起了一件事來了。這是關於合併方面，與民族問題有關的。過去，有人公然的反對合併。他們不要新加坡。但是，却沒有人敢罵他們「反合併」，沒有人敢說他們「非民族」。這次，我們對合併問題，提了一些意見，就被罵爲「反合併」和「非民族」，並且還要我們負

担分裂民族的責任！

過去，有人反對合併，其理由之一是：「新加坡華人太多」，人們說：「這是正確的反映了馬來民衆目前的恐懼。而我們的任務，是盡力來消除這種恐懼」。最近我們提起了合併的基礎問題，其中牽涉到民主，自由權利的問題。但是，現在有人却警告說：如果「親合併和反合併」是沿着種族，語言，教育的不同而裂分，那末，整個國家（新加坡與聯邦）就真會鬧得支離破碎了」。這難道不是要向人們說，目前我們這些「沙文主義者」，要以種族爲界線來「反合併」麼？

照我想，我們提的「民主，自由」問題，是屬於政治的東西。應該不會有什麼種族主義色彩吧！但人家却偏偏要給它塗些「種族」的脂粉。

「新加坡華人太多」，這個明明不是以種族分別來對待合併問題麼？但是人們却說了些什麼呢？

這個例子，充份地証明了，目前新加坡的所謂「民族問題」的癥結。

今天，我說了許多令人不愉快的話，令人不愉快，本來是我最所反對的。但因爲事實如此，所以也就不得不說了。請感到不愉快的人們原諒就是。

合併與公民權問題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五日黨主席李紹祖同志於女皇
鎮羣衆大會上的演講。

我們都知道公民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是公民，你就不能夠享受公民的各種權利。例如：只有公民才能在政府部門擔任永久的職位（聯合邦公民能夠在新加坡政府部門中任職，新加坡公民卻不能在聯合邦政府部門中任職）在政府的學校中，只有當地出生的孩子或者公民的孩子才有入學的優先權。只有當地出生或者公民的孩子才有權利得到學校的獎學金或助學金。只有公民才能得到政府的法律援助和政府的救濟金。只有公民才有權利得到移殖的土地。只有公民才能申請政府的屋子。公民是不能夠被驅逐出境的，而最重要的是，只有公民能夠在國會選舉的時候，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有了這種權利，才能對國家大事有發言權。這是公民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也是實行一人一票的國會民主制度的精神。

由此可見，公民權的確是極其重要的，它是關係到我們日常生活的各方面，我們的工作和學習以及我們的衣食住行都和公民權有關係。

社陣對公民權的立場

關於新馬合併後的公民權問題，我們社會主義陣線已經一次又一次地清楚表明我們的立場，我們堅決地主張新馬一旦合併，新加坡現在的每一位公民，都必須自動成爲馬來亞聯合邦的公民。這就是說，一旦合併，新加坡現有的六十五萬名公民，不管他們的出生地是新加坡，是中國，是印度或者其他地方，他們每一個人都必須自動成爲聯合邦公民，這是我們對合併的最先決的條件，絲毫也不能夠讓步，絲毫也不能夠妥協，因爲這是新加坡公民最切身和最基本的利益。

但是，李總理在他的電台的最後一講中以及在記者招待會上，却用了一大堆不着邊際的話，企圖歪曲社會主義陣線對公民權的主張，從而混亂

人民和誤導人民。

李總理說：「完全合併，就等於說某有以前在新加坡出生的人才能自動成爲聯合邦公民」。這是他自己說的話，我們沒這麼說。

即使是聯合邦的憲法，在其第二十二條中也有規定：當聯合邦國會接受一個新地區入聯合邦時，國會必須通過法律，確定新地區的人誰將成爲聯合邦公民，以及在什麼時候成爲聯合邦公民。

可見合併的公民權問題，是需要通過新馬雙方的談判來加以解決。

社會主義陣線的立場是：在談判合併時，兩地政府必須同意，從合併那一天起，所有新加坡公民必須自動成爲聯合邦公民。

李總理是有意要使人相信，一旦合併，有些人就會自動失去公民權。他說：「一旦完全合併，新加坡六十五萬公民，只有一半即大約只有三十二萬五千人能够自動成爲聯合邦公民」。這樣說來，新加坡另一半公民，就會失去公民權。這也是他自己講的話，別人沒這麼講，這是很耐人尋味的。

維護人民的基本權利

我們社會主義陣線堅決要新加坡人民的基本權利，我們堅決地認爲，一旦合併，新加坡公民一個也不能夠喪失掉公民權，我們要新加坡現有的六十五萬名公民每個人都自動成爲有國會選舉權和被選舉的聯合邦公民。

如果合併後，新加坡公民不能夠全部自動成爲有國會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聯合邦公民，那麼，合併就沒有意思，像這種「合併」，只能說是出賣，而不是在平等的基礎上恢復新馬統一的合併，對於出賣性的合併，人民一定會加以堅決反對的。

揭穿出賣性的合併

李總理所搞的「合併」，其實就是出賣性的合併，因爲按照他所宣佈的一些內幕消息，顯然可以看出，如果依照他的計劃「合併」下去，新加坡有的六十五萬公民是不能夠全部自動成爲有國會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聯合邦公民，而且合併後新加坡也不能夠依照現有六十五萬公民的比例選派

充足的代表到聯合邦國會去，這樣一來，新加坡人民就只有處在被統治的地位，而沒有全國性的參政權，對國家大事沒有發言權，像這樣的合併，不是出賣是什麼呢？李總理自己也知道，像這種出賣的合併，人民將會反對，人民將永遠不會原諒他，因此，他就用了一大堆不關痛癢的話，企圖欺騙人民，以便掩蓋他的出賣性的合併詭計，但是盡管他說了多少話，他對兩個最基本最重要的問題，還是吞吞吐吐，答不出話來。這兩個最基本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一) 從合併那一天起，是不是所有新加坡六十五萬公民都自動成為聯合邦公民？

(二) 合併的時候，新加坡是不是能夠按照現有六十五萬公民的人數比例，選派充足代表去參加聯合邦國會？

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非常簡單，不是「是」，就是「不是」。由於李總理心中的答案是「不是」，但他又不敢坦白講出來，所以他就用了一大堆無關的話來迴避正題，企圖欺騙人民。

十 項 質 問

我們倒要質問李總理：在新加坡人民沒有聯邦國會的直接的十足的選舉權和被選舉的出賣性合併下：

(一) 新加坡人民怎樣能通過一人一票的民主方式來實現一個公平合理的社會？

(二) 沒有聯合邦公民權的新加坡人民，是否將為被統治和被歧視的對象？

(三) 沒有聯合邦公民權的新加坡人民在聯合邦可能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的自由嗎？

(五) 新馬的職工運動能夠統一起來嗎？新馬的工人能夠聯合起來為改善工作條件而鬥爭嗎？

(六) 新加坡學校的畢業生能夠在聯合邦政府部門工作嗎？

(七) 南大畢業生要在聯合邦政府部門工作會受歧視嗎？

(八) 沒有聯合邦公民權的新加坡商人，承包商巴士公司等，在聯合

邦會不會遭受營業上的限制或歧視？

(九) 新加坡人民能不能在聯合邦獲得移殖的土地？

(十) 新加坡的社會主義者能夠到聯合邦去進行政治活動嗎？這些問題都和你在合併後，是否有動成爲聯合邦公民有密切的關係，而按照李總理的出賣性的合併計劃，新加坡公民是不能夠自動成爲聯合邦的公民。

「國民」是什麼東西？

但是，爲了模糊人民的視線，他抬出一個空空洞洞的「國民」出來，他說合併後新加坡公民將成爲聯合邦的「國民」。爲什麼他不說合併後新加坡現有的公民都自動成爲聯合邦的公民，而要說成爲聯合邦的「國民」？原來李總理的所謂國民，是沒有聯合邦國會投票的「國民」。沒有國會投票權，沒有公民權的「國民」到底值得幾分錢呢？

事實上，李總理所搞的假合併，並不是把新馬兩地真正統一起來，新加坡並不是以一個平等的單位加入聯合邦。新加坡好像被當作一個沒有正式地位的小妾，而新加坡的公民却被當作私生子，沒有全國大家庭的正式地位和權利，只有被統治，而無發言權。

李光耀的政治陰謀

我們可以用一句話說穿，李總理所以急着要搞出賣新加坡的人民利益的假合併，目的是藉聯合邦政府的勢力，來對付他的政治對手。所以他真心的並不是新加坡人民的利益，而是要保住他自己搖搖欲墮的地位。因爲他自己是處在緊張惶恐的絕境中，所以他到電台去亂講，希望人民也跟他一樣緊張和惶恐。他更希望利用「國民」，「在法律和法庭上平等」，「得到護照」等等空洞的名詞，來代替公民權，以便欺騙人民支持他的出賣的合併。

我們社會主義陣線是希望新馬的真正統一，我們堅決主張，新馬一旦合併，新加坡六十五萬公民必須自動成爲聯合邦公民，並且保有公民的一切權利。我們將堅決反對出賣人民利益的假合併，我們將爲保護和促進人民的基本利益而鬥爭。

提防全民投票的政治欺騙

本文為黨主席李紹祖同志於一九六一年十月二日
在梧槽支部成立大會上的講話

人民行動黨將在最近為合併問題舉行全民投票，因此，我們就必須細心研究這個問題，使到我們本身能充分瞭解全民投票的意義。

讓我們檢討為甚麼人民行動黨要舉行全民投票，而不舉行大選，以及全民投票是否能使人民在合併問題上，充份發揮其意義。

全民投票是一個得民心的政府，在特殊問題上和人民磋商的一種方法。

政府已失民心

人民行動黨在一九五九年開始執政，在短短的兩年內，他完全地喪失了使他們上台的羣眾的支持。

在安順補選之時，人民行動黨掩藏了他反殖民主義鬥爭的失敗，而把合併問題當為主要的競選綱領，人民行動黨的宣言中說：「投票支持行動黨，就是投通過合併而獨立的立場」。然而那是人民行動黨商標的合併，李光耀先生曾經明確地指出，他將把這次補選的結果，視為人民對於人民行動黨之合併立場的反應。好了，人民行動黨在安順補選中已經失敗，人民已表達了他們的看法，人民行動黨政府已不再是一個得民心的政府了。

那麼情形又到底如何呢？人民行動黨在安順補選之時，如果他得不到人民的道義上的支持，那將不再執政下去，然而，現在他們又輕易地忘記這些大胆的話了，今天，我們看見的人民行動黨領袖是只靠着立法議院中的一張多數票，而死抱着權力不放，這和他們最初在議院五十一席中佔了四十三席的浩蕩的聲勢比較起來，真是一幅可憐相，現在的人民行動黨只留下一個影子，他是一個空殼，大部份的支部已關閉了，黨員經已離棄他

們的領袖，人民行動黨領袖既已得不到黨員的支持，當然更談不上人民了，所以，很明顯地，今日的人民行動黨政府已再不能代表人民，只是代表黨內的幾名領袖而已，他們既失去了人民的道義上的支持，那麼在合併這樣全民性的重要問題上，他們又如何能代表人民講話呢？

合併的外衣

現在，他們在合併的外衣下，却要進行憲制買賣的勾當了，合併是要影響新加坡全體人民的前途的，然而儘管人民行動黨曾經立下與人民磋商的諾言，在這樣重要的問題上，他們却不和人民磋商。

他們明知已失去人民的信任，也明知在另一次大選中將會一敗塗地，因此就把全盤希望，交託給憲制的安排了，他們希望藉此得到聯合邦右翼力量的保護，所以，很顯然地，在他們得到保護以前，他們將不敢在另一次大選中面對新加坡人民，這也就是為甚麼他們拒絕立刻廢除內部安全委員會及公安法令。他們在安順補選中，經已領受了人民的判決，現在他們想在全民投票中避難了，他們以為這樣做，就會使人民相信，政府已和他們磋商，然而人民是否真的受到磋商呢？

星馬兩地的總理，已在原則上達致某些協議，然後再請各政黨表示意見，詢問是否也同意他們的所謂合併原則，所以，磋商在那兒？他們又將如何跟人民磋商呢？

全民投票不同於大選

全民投票到底又有甚麼意義？全民投票和大選不同，因為不論投票之結果如何，是不會影響到一個政府的生命的，這對於人民行動黨，實在是一種何樂不為的做法。

在目前的合併問題上舉行全民投票，等於說只有政府，也就是只有人民行動黨在和人民面對這個問題，換句話說，人民所面對的也只是人民行動黨這一方面的見解。

然而在一個大選之中，每個角逐的政黨都有權力宣傳，都夠把他們的意見向人民提出，人民行動黨政府並未指出它將保證其他的政黨或有關的機構，有充份之權力在這重大問題上對人民發表他們的見解。

人民行動黨是否允許其他的政黨及機構，有着像大選之時一樣的權力，為這重大的問題在人民之間進行宣傳呢？政府已拒絕發給我們以舉行羣衆大會的執照，唯一的理由是現在並非競選期間，他同時也拒絕了一百個民間團體開會討論合併問題，但在全時，政府又壟斷了電台及不正當的影響報章，向人民發表誣謬性的演說，及用半真半假的話來迷混主題，使到人民所聽到的只是行動黨的一面之辭。

在這種情形下，人民如何能在全國統一的重要問題上，信任人民行動黨政府呢？各政黨的見解是否能公平無私地向人民提出，使人民正確地判斷呢？

提 防 欺 騙 的 陷 阱

何況，政府又可以用欺騙的方式來提出這問題，比方問題是這樣提出：「你要合併嗎？」答案當然是要的，但這並不等於接受人民行動黨式的合併。

如果問題是「你要新加坡保留勞工及教育之自主權嗎？」答案當然還是要，然而它是否等於我們除了這兩項權力以外，還擁有與聯邦各州其他同等的權力呢？

在這種問題後面的全部含義，又是否能向人民解釋呢？比方說，是否新加坡的所有公民都會成為聯邦的公民？新加坡的公民有資格在泛馬大選時，在聯邦的其他地區參加競選呢？新加坡在中央國會中，又是否將擁有合乎比例的代表？

同時，在全民投票中，人民行動黨政府可能只向人民提出他們自己的合併建議，人民不能自由選擇，我們要問，人民行動黨又是否會允許使用各種符號，來代表各政黨所提出的不同建議，使人民自由選擇呢？而各政黨在有關全民投票的措辭方面，是否又有發言權呢？

讓政府澄清這一切問題吧，我們必須提防全民投票中的一切陷阱，更重要的，我們必須提防一個失民心的政府在統一國家與人民的外衣內，想盡種種法子來延長自己的政治生命而作出的各種詭計！

當前政局與合併問題

本文是方水雙同志應汽聯、籐業、縫業、鞋業
四工團之邀，於九月卅日聯合時勢座談會上的講詞。

首先，我邦人民對目前半殖民地的政治地位已普遍的表示不滿，人民要求更大的民主和自主權力已從芳林和安順補選中極清楚地表現出來了。其次，一九六三年之星英憲制談判即將到來了，因為，這是憲制的規定，英政府看來是不得不向本邦人民作憲制止的讓步的。事實够清楚的，人民對執政黨安於現狀的態度已感到憤懣，故此，英國人和右派聯邦政府必須找一條出路，到底要把更大的憲制讓步交給一個更左的政黨呢？或是未雨綢繆計，由本邦執政黨和聯邦右派政府結成聯盟在保留現況的基礎下，事先作未來憲制的安排，讓聯邦政府來控制本邦。

兩種合併立場

政治局勢的發展正如我們早先所意料的一樣。李總理已經講過：目前星馬合併的安排越快完成越好，他還告訴我們，他希望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前完成星馬合併的一切部署。我邦人民對於什麼時候實現星馬合併是不會有什麼爭執的，我們所關心的是在什麼基礎上實現星馬領土統一。

李光耀的星馬合併是否會重演敘利亞和埃及事件，而導至今天敘埃兩地的嚴重分裂？敘利亞和埃及是同種和同族的亞拉伯人，如果星馬合併後有糾紛是很可能導至種族衝突的，其嚴重後果是不堪想像的。

從星馬兩地政府所公佈的合併原則，証明了我們一向來的顧慮已經成為事實了。我邦人民目前面對嚴重的選擇，其中一條合併道路是行動黨式的右傾和出賣人民的合併道路；不管行動黨怎樣自圓其說：星馬合併最基本的問題，諸如：公民權的處置以及未來聯邦國會中我邦公民的代表權的基本問題，執政黨並沒有堅決為我邦人民極力爭取，使我邦的公民在未來合併後的馬來亞國中享有目前聯邦公民同等的民主及平等權利，共享和分

担共同的政治命運，相反的，執政黨只堅持了表面教育和勞工的自主而已。

另一條合併道路，也是人民的合併道路，是我邦左派極力堅持的。我們認為本邦的六十多萬公民應自動成為合併後聯邦的公民，本邦應和聯邦各州一樣享有同樣的權利，根據選民的比例派出議員到聯邦國會。這是最基本的條件，如果聯邦政府能同情和真誠的要協助我們，他們是沒有理由拒絕我們這合理的條件的；我們並不想向聯邦兄弟要求更多的特權，而我們所要求的只是享有同樣的民主權利而已。我們堅信，只有星馬兩地公民地位完全平等，實現星馬領土統一，才能為馬來亞國的各民族打下要求團結的基礎；我們堅決反對行動黨式的右傾合併路線，他們是為了達到自私的政治目的，共同對付左派，因此提出了假合併的計劃。

故此，我邦人民當前的政治課題，是爭取實現真正的，符合人民利益的星馬領土統一，阻止行動黨式的，違背人民基本願望的假合併。

不全合併則先搞邦聯

李光耀有講過：「星馬兩地的教育問題，從一九四五年到現在，差不多十六年，兩邦的教育問題越來越有分別，所以我們認為必須有一個新加坡地方性的自主權……」。其實，何嘗教育和勞工問題兩邦有很大的分別，即使是政治的趨向也是有基本的不同。

本邦人民基本上是向左的，這一點連東姑也承認，而且也是他所顧慮的問題。我們從未低估星馬合併的實現所面對的困難，我們認為這些問題是暫時性的，基本上是個政治問題，事實上，目前聯邦許多重大的問題，諸如：教育問題，勞工問題，農村問題何嘗有根據的解決方案？這些都是政治的問題，只有星馬人民作無休止的反壓迫和反剝削，爭取實現一個平等和合理的社會才能解決，正因為我們承認這些所面對的困難，我們要求聯邦政府能平等的對待我們，共同為克服這些困難而奮鬥。我們也向聯邦政府指出，如果馬上實現真正的星馬合併將會存在太多的困難，那麼我們建議先來搞「邦聯」，讓兩地各自保留其內部自主權，只一些共同的問題互相合作和協助，真正的合併等到星馬兩地人民自願接受時才實現也不遲。

我們還得指出，在目前實現任何形式的星馬合併，對本邦的左派運動

是會帶來暫時性的挫折，但是，實現真正星馬合併，對長遠來說，却為左派和工運建立泛馬性的堅實發展基礎，也為各民族的團結和合作建立良好的基礎，基於此，我們準備克服一切困難，促成實現星馬真正的合併。

合併應由人民決定

星馬合併既然是人民的共同的問題，故此，合併的條件必須是符合兩地人民的利益，所以，最後的決定權應交給人民作決定。執政黨主張以民意測驗方式來探悉人民的意見，我們却認為，民意測驗有許多弊病，類似李總理搞的以要不要合併來徵求人民的意見，人民是無從表達其對合併問題的真實意向的。因為，基本問題是要人民決定行動黨式的合併呢？還是其他政黨的合併主張呢？

其次，民意測驗給執政黨佔盡了便宜，他們可以利用電台，控制報館來大肆宣傳他們的合併主張，其他政黨和工農團體，却很少機會來適當的表達自己對合併問題的意見和看法；舉一個例子，民間團體發起召開代表聯席會議來討論合併問題却遭政府拒絕。

我們主張最好是通過大選來決定各政黨的合併立場和所提出之條件，這樣，各政黨便能通過羣衆大會向人民解釋其合併立場和條件，讓人民有了清楚的認識後再投下神聖的一票，這樣人民才能够真正的表達他們的意見。李總理說，大選有太多的政黨和太多的問題提出，這樣會使人民混亂且很難斷定人民是投合併的票呢？還是投別的問題的票？其實，李總理低估了人民的政治認識，難道今天人民普遍的對行動黨不滿，不就是因為執政黨跑右傾的政治路線包括合併問題的處理？問題說穿了，不外是執政黨害怕把他們的合併條件清清楚楚的告訴人民而最終將遭到人民的拋棄。

政治誣衊

剛才我已經講過，執政黨的合併立場和方式是違背人民利益的。執政黨也很清楚的懂得人民反政府假合併立場的情緒是極度高漲的。正因為這樣，執政黨始終設法掩蓋他們所搞的合併真象，執政黨也懂得本邦人民很關心星馬合併後本邦公民的地位。

吳慶瑞曾講過，星馬實現真正合併本邦有三十多萬的公民將喪失公民權。其實，問題是執政黨要不要爭取，有沒有勇氣爭取，法律手續是可以通過憲制安排來解決的。無論如何，這意味着行動黨式的合併是不會使本

邦六十多萬公民變為聯邦公民；看來本邦公民僅能作次等公民罷了。

執政黨對另一個合併的重要問題看來也妥協了，李總理講過新加坡在聯合邦中央政府國會代表席位問題上，將按照它屆時享有保留的自治權的比例而分得，這就意味着我邦公民沒有權力根據選民比例派出足够的代表到聯邦的國會去。

爲了壓制反行動黨式的合併繼續發展——特別是左派和職工運動，執政黨已開始向左派展開史無前例的政治誣蔑運動，李總理原初向人民宣佈通過電台向人民解釋合併和局勢問題，但是，事實却和人們期望的恰恰相反，他却向過去和他一起工作的政治朋友作了有系統的政治誣蔑，他很巧妙地避開合併基本問題不談，他却把所有不同意行動黨式合併的人士，都指爲共產或其同路人。李光耀的意圖是够清楚的，他幻想孤立這些人，並企圖作到把人民反行動黨式的合併的情緒壓制下來，更陰險的是他不外是爲英國和聯邦政府壓迫左派製造條件，難道李光耀不是在告訴英國人和聯邦右派：「你看！我已經告訴你們，林清祥和他的朋友是共產黨，爲什麼還不逮捕他們呢？」另一方面，李光耀懂得他的公開出賣必然會引起羣衆的反感，故此，他又製造了「英國獅子和共產黨熊」密謀企圖推翻行動黨政府的神話，李光耀以爲這樣一旦林清祥和他的朋友遭到逮捕，這是他們自作自受的上英國人的當，而並不是李光耀出賣的。

其實，李光耀的反動本質是衆人皆知的，到頭來李光耀的下場是不會比林有福更光彩的。李光耀懂得很清楚，廣大的人民羣衆是不會受他欺騙的，頂多他只能夠嚇和混亂一些人，或是一部份受英文教育的人士。

目前工運處境

在工運方面，執政黨已向左派工會展開空前的政治攻勢，看來任何一個左派工會的勞資糾紛，都會被牽入政爭的漩渦來打擊左派的工會，而且其手段作得越來越粗暴。

起初，執政黨企圖利用其工會去拉攏左派工會的會員，特別是泛星和商行僱聯。但是，其效果畢竟很有限，三巴旺膠園的工友在秘密投票中繼續選擇泛星，抵制了勞工暨商業職工聯合會，經過了這次的教訓，這工會再也沒有勇氣在和興膠廠承認工會的糾紛再來一個即刻的秘密投票，到現在爲止，這工會只能拉攏了幾個商行僱聯和泛星屬下較弱的組織單位。

現在，執政黨索性脫下假面具，一不作二不休，公然的鼓勵老板排擠左派工會，要他們拒絕和左派工會談判解決勞資糾紛，最近，泛星屬下邵氏勞資糾紛，勞長明目張胆地訓令資方和個別工友談判，其目的是够清楚的，企圖瓦解工友組織以達到打擊左派工會的陰謀是顯而易見，執政黨當前的勞工政策是完全和合併政策上反左的政治路線相輔而行的。爲了自圓其說，勞長指責泛星和僱主不根據工業關係法令行事，其實，泛星的和興膠廠糾紛不是依循工業關係法令行事嗎？但是，對方的工會却拒絕秘密投票的建議，勞工局長也就無主張了；這種公然的和僱主連成一氣在企圖摧殘左派工會，即使是林有福政府也沒有作得如此露骨和粗暴。

本邦大部份僱主到現在爲止都避開政爭和工會保持正常關係，看來，執政黨是要迫使所有僱主都和他站在一起進行反共了，反左翼了。

左派運動前途

對左派來說，李光耀的一連串政治攻勢並沒有特別新鮮，執政黨和英國人及右派聯合起來進攻左派，只能夠增加左派運動的困難吧了！但是，却不能迫使左派投降，放棄左派的政治路線，我們將繼續和堅決地反對行動黨式的合併，並且爭取實現真正星馬領土統一，維護符合人民利益的合併。

其次，我們將堅決的反對行動黨分裂工運的運動，並站穩工人階級的立場，領導工友爭取合理的工資和良好的工作條件而奮鬥，我們看得很清楚，我們將面對越來越多的困難，政治的壓力也必然隨着執政黨作垂死的掙扎越來越強大；執政黨是會繼續的向左派進行政治的誣蔑，而且甘達三美和蒂凡那將被利用來向我們進行無休止的漫罵的，不管有多麼多的困難，我們都有信心去克服這些困難。

由於我們相信我們的鬥爭目標是正確的，是符合於廣大人民的利益的，所以，廣大的人民羣衆是會站在我們這邊的，廣大的工人階級，也不會貪圖政治方便而離開我們，他們必定會和左派同甘苦共患難。我們相信，左派的鬥爭是不會孤立的。

國際形勢有利

戰後以來，國際左派力量已空前的發展和強大，即使是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像美國都不能摧毀左派的古巴政府，也不能摧毀弱小國家的左派，像老撾。因爲，左派運動是全世界反壓迫運動，特別是亞非人民，爲擺脫國內外壓迫勢力的強大力量並節節獲得勝利的今天，對本邦左派運動是絕對有利的。我們堅信，左派必能克服一切困難，取得最后的勝利！

(附錄)

團結一致爭取人民自決權

馬來亞人民社會主義陣綫及汶萊人民黨主席於
出席本黨成立大會後與本黨主席聯合聲明

馬來亞聯邦人民社會主義陣綫與汶萊人民黨兩個兄弟代表團連同星加坡社會主義陣綫的代表在討論過各邦人民所面對的種種問題後，認為馬婆各地的社會主義力量應該採取一切必要的步驟加強彼此的合作，他們重新強調對各邦社會主義團結的信心。

他們歡迎馬來亞聯邦社會主義陣綫所發起召開的馬婆區社會主義政黨代表大會，并決定盡力使大會獲得完全的成功。他們希望這個社會主義政黨代表大會的召開，能使馬婆各邦的社會主義運動，有着更好的互相合作和配合。

他們同意：如果得不到人民的許可和支持，各種政治問題是無法穩當解決的，要得到這種許可和支持，權力一向被否定的各邦人民應該擁有完全的自主權。

他們相信馬婆各邦在要發生憲制上的聯系之前，汶、砂、婆三邦的人民必須先取得自決權，非常緊要的一點是：北婆三邦一定要先取得自決權，然後，才能決定他們跟星馬聯系的形式，他們認為任何不先爭取人民自決權的建議，都應該遭到堅決的反對，他們主張任何要促進各邦人民團結的舉動，都必須基於平等、民主、公正以及增進人民利益的原則。

會議為砂勝越人民聯合黨兄弟代表的訪問准証被拒絕而不克來星會晤社會主義友人的事件，發出最強烈的抗議，這是對人權的基本壓抑，社會主義者的團結是不會被這種無聊的限制所破壞，代表們堅信：儘管各邦社會主義運動遭到百般阻撓，最後的勝利還是屬於人民的。

馬來亞聯邦社會主義陣綫主席依薩
汶萊人民黨主席阿查哈里
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綫主席李紹祖醫生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八日

爭取實現完全內部自治

六職工領袖聯合聲明摘要

安順區的補選，將在六月十日提名。繼芳林區補選之後，另一次選舉爭奪戰又將再開始了。

職工運動者在芳林補選中所採取的態度和立場，是非常明顯的。我們主張左翼團結，主張堅決推進反殖民主義鬥爭，主張盡力爭取改善人民的生活。根據這些原則，我們全面支持了人民行動黨。

職工運動者一向認為：由于新加坡還是英國的殖民地，所以，人民當前最巨大，最迫切的任務，就是反殖民主義。對於被統治的殖民地來說，人民的一切問題，不論是政治安定，經濟發展，生活的改善等等，都是與反殖民主義的鬥爭事業分不開的。

職總在今年「五一」慶祝大會中所通過的決議，已經充份地表明了職工運動對於當前政治局勢的看法。決議中說：「但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仍然是自由和進步的巨大威脅……」。沒有真正的政治自由，則沒有長遠的經濟發展。

怎樣反對殖民主義呢？由於廣大人民長期犧牲奮鬥的結果，現在，我們已經有可能通過憲制鬥爭的方式，來進行反殖民主義鬥爭，並且也已經取得了不少勝利。

照目前憲制的規定，到一九六三年，新加坡將會和英國舉行一次檢討憲制的談判。這將是一次嚴重的，巨大的鬥爭。因為，人民的反殖民主義事業是否能夠取得進一步的勝利，將亦由這次的談判來決定。所以，全新加坡人民對這一次憲制談判，必須有足夠的認識和充份的準備。

這也正如職總「五一」慶祝大會決議中所指出的：「……爲了贏得政治上的自由，我們需要團結勞動人民各個部份，增進他們的組織力量，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今天，新加坡職工總會呼籲全體工人兄弟，進一步努力團結工人階級以及進步人士，爲爭取更大的政治自由和經濟發展，做好準備工作。」

李光耀總理在「五一」慶祝大會的演講中說：「……我們曾經相信過，原則的以及嚴重性的政治政策的決定，可以等到一九六三年，到那個時候，憲制的情況必須受到檢討。但是，當前的局勢已經發展到有提早作決定的必要。這是爲了全民的利益。……」我們完全同意李光耀總理的這一段話。因此，安順的補選，正好是各方面明確表明他們對憲制談判的政策和立場的機會，也是考驗各方面對反殖民主義事業的政策和立場的機會。

我們認爲，在這個重大的問題上，最能夠符合目前具體情況和現實的主張，就是通過下次的憲制談判，爭取實現一個真正完全內部自治的新加坡。目前的憲制，名爲「完全內部自治」，實是不完全的「半內部自治」。這一次我們要的，是一個名實相符，真材實料的「真正完全內部自治」。目前憲制中一切損害到完全內部自治權力的不合理條文，都必須廢除。民選政府應該全權掌握內部治安的權力；內部公安委員會必須取消；英國代表超越立法議會和全面干涉內閣事務的特權應該廢除；民選政府在文化、貿易方面，應該享有完全的自由權利等等。

在一九六三年憲制談判中爭取實現「真正完全內部自治」的主張，是完全合情合理，切實可行的，這是我們全新加坡人民的最低的政治要求。民選政府執政以來所遭遇到的許多難題也說明：一個真正完全內部自治的政府，是完全符合目前人民的要求和客觀需要的。

我們認爲，爭取實現「真正完全內部自治」這樣一個合情合理，切實可行，而又符合目前人民的要求與客觀需要的主張，是一定而且也應該能夠得到各階層廣大人民和一切民主、進步的愛國力量的支持的。只要人民團結起來，共同努力，我們就一定能夠取得憲制談判勝利，一個真正完全內部自治的新加坡，很快就會出現了。

人民必須清楚認識到：民主、自由的獲得，經濟的發展，生活的改善，建設的開展等等，歸根究底，都有賴於反殖民主義鬥爭的勝利和發展。

林清祥、兀哈爾、唐敏尼、詹密星、方水雙、巴尼。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日

反殖的四項先決條件

六職工領袖聯合聲明

自邦慶日我們發表聲明以來，幾個政黨已宣佈對星加坡前途之立場，各政黨聲明均具有反殖民主義之共同原則，我們對此殊為滿意。

殖民主義為我們時代之災禍，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各地人民已在對殖民主義進行英勇之鬥爭，許多人已犧牲其生命，許多新國家已在獨立國間取得其適當之地位，全世界反殖民主義之鬥爭乃是無可避免及無可逃避之歷史趨勢，不管如何迫害及壓制，此種趨勢都不會改變的。星加坡人民之運動乃是擺脫外國統治枷鎖爭取自由之全世界鬥爭之一部份。

英國殖民主義乃是星加坡人民之敵人，是以言行支持本邦英殖民主義之人均是人民之敵人。目前甚至投機之右翼份子亦承認此項事實。他們不得不顧慮人民反殖民主義之情緒，並尊重人民欲獲得自由及民主之願望。

我們在前一聲明中祇促人注意人民之最低限度要求，此乃可以完成者，須知此等要求乃無可妥協者。

各政黨現已決意消除殖民主義，我們獲悉之餘，不勝欣喜，現在是大家都應表示其與人民真正團結一致的時候。

須知凡使人民在爭取自由及民主方面受到挫折之憲制部署均將受到人民之反對，此為每個人所須注意者。

政府於重申其反殖民主義之立場後，須立即採取反殖民地措施，實行全面總動員及使本邦所有反殖民主義之力量團結一致，儘可能使全體人民團結，亦是人民行動黨及其政府之責任。現在讓我們造成一種空氣，使反殖民主義之鬥爭得以達到勝利。為達成此項勝利，我們敬請人民行動黨政府：（一）立即釋放現尚受拘禁之全部政治犯，（二）從速協助職工運動之統一，（三）給公民權及選舉權予忠於反殖民地鬥爭之人士，（四）准許出版，言論，集會及結社自由，以促進反殖民地鬥爭。

林清祥、兀哈爾、方水雙、唐敏尼、詹密星、巴尼。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

爭取進步的憲制前途

六職工領袖有關大合併聲明

新加坡未來的憲制問題，現在已經佔據了我們思想的最重要的部位。目前我們的鬥爭是人民和英殖民主義的鬥爭，因此，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團結人民羣衆，共全鬥爭到底實現我們的政治要求——在一九六三年實現一個真正完全內部自治的政府。

今天，我們的未來憲制問題正在被人以合併問題混淆起來，而且在最近期間又被人和大合併問題混淆起來。

關於合併的問題，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立場是清清楚楚的。星馬兩地的統一不可避免地要到來。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星馬的統一。即使是行動黨的領導層也抱有這種看法，而且向人民羣衆表白過這種看法。

我們非常關懷地注意到，某些當權的社會主義者，現在的公開言論前後矛盾，違反了他們以前信仰過的看法。他們說東姑阿都拉曼的大合併計劃是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如果這個良機沒有抓緊，那麼這個良機將一去不復返了。這種說法，和以前他們認為合併是不可避免的看法，是不能調和的。

我們喚起羣衆注意此事，因為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有人要誤導人民羣衆。我們有眼便可以看到，那些談論澈底剷除殖民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一碰到是否要實行反殖民主義的措施的時候，便變得徬徨得很。

現在，整個合併的問題被人模模糊糊，籠籠統統地提出來，目的是要混淆視聽，迷惑人民不去面對我們眼前的現實。一些當權的社會主義者，蠻不講理地將人民分成贊成和反對合併的兩大集團；贊成合併的集團據說是愛國的民族主義者，而反對合併的就是剛剛相反，不是愛國的民族主義者。

他們明明知道，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曾經阻礙過合併的實現；他們也非常清楚，身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對星、馬合併的基本原則應該保證會給馬來亞社會主義的事業帶來了更大的得益。

我們大家應該問道，是什麼原因使到這些社會主義者落得今日之言行？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有需要研究一下各方對東姑的計劃的反應。英國當局以及右派力量已經表示支持東姑的計劃，行動黨領導層對於這個問題毫不掩飾地流露出興奮的心情，可是却連共同協商的禮貌也完全不管，沒有將此事和他們在星馬的社會主義同僚提出討論。

然而，只是模模糊糊，籠籠統統的一個概念，沒有詳列其中的內容，這怎麼能夠叫人就來支持？我們可以假設說，計劃的詳細內容只有某些社會主義者知道而已。我們可以不可以假設說，這個問題意味着某種政治買賣？

工人階級和人民應該義憤填胸地認識到有些口口聲聲喊社會主義的人，現在却和英國當局，和右派力量連聲讚美東姑的建議。

我們謹此申明，這是我邦政局的一個大變動。

我們有充份的理由相信，沒有詳細內容的大合併計劃不能不令人產生懷疑。英國當局應該負起分裂我國的責任，現在英國當局又準備將他們手中的政權交給右派力量，如果我們的憲制前途的方向是如此發展的話，那麼我們將被迫阻止這種發展，任何人，如果他心甘情願地允許殖民地宗主國通過右派力量來控制我們的話，他必需被暴露出來。

新加坡人民已經堅決地唾棄右派力量。可是現在，有人却假借馬來亞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事業之名，努力引導右派力量重入新加坡，實行復辟。

人民應該認識到，行動黨政府已經向全星人民許下諾言，要在一九六三年到來的時候，實現「徹底剷除英國殖民主義」以及「獨立」。這個諾言的根據，主要是合併，即是：甲、和聯合邦合併；乙、和英屬婆羅洲及聯合邦合併，這種根據是模稜兩可的，不可預測的。鑒於合併的含義各人不同，各皆所異，我們請行動黨領導層公開申明，將來要實行的合併或大合併的形式和內容詳盡地讓人民知道。然後，這個問題應該在所有的社會主義者中間展開討論和研究。

林清祥，兀哈爾，唐敏尼，巴尼，方水雙，詹密星。

一九六一年七月七日

堅持反殖立場

四十二工團聯合聲明

目前時局的發展已經到了重要的階段。我們站在維護工人利益的立場，對最近以來所發生的原則性的爭論，不能不採取認真負責的態度，來表明我們的看法；因為這些爭論的結果，勢必影響到新加坡人民的前途。

所謂原則性的爭論，指的就是新加坡應該往那里去？現在人民所面對的迫切問題，應該採取什麼方法來解決？應該怎樣才能使人民爭取到更多的自由民主權利？

站在不同的立場，對這些問題就會採取不同的態度，就會提出不同的解決問題的辦法。

我們站在維護工人利益的立場，主張下一步應該是爭取當前人民最低的要求，實現真正的完全內部自治，廢除壓制人民民主自由權利的公安委員會的組織，讓人民獲得更多的民主自由權利。爲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擁護工運領袖的主張，要求政府馬上採取堅決的具體措施，如釋放政治犯，給反殖民主義的愛國人士以公民權，促進工運統一，開放言禁，讓人民有更大的自由等等，以便有利於團結全體人民來爭取反殖民主義鬥爭的勝利，只有人民民主權利的擴大，只有進一步爭取憲制談判的勝利，廢除殖民主義者對人民權利的控制，職工運動的發展才會建立在一個強大和穩固的基礎上。誰都知道，職工運動的強大，工人的切身利益才有最可靠的保障，所以採取堅決和具體的措施來反殖民主義，進一步爲人民爭取更多的自由民主權利，實現真正完全的內部自治，是完全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同時也是完全符合全體人民的利益的。

但是，對這些符合工人和全體人民利益的呼聲，我們却聽到了反對的聲音，不但右派反對我們的主張，而且連行動黨的少數領導層也對我們這種合情合理的主張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爲什麼呢？我們聽不到任何具體的理由。

大家都看到，現在行動黨領導層提出了「通過合併獨立」的口號來代

替反殖民主義的口號，並且向人民許下諾言，要「在一九六三年澈底消滅殖民主義」。「澈底消滅殖民主義」，當然是一件絕大好事，但是，合併之後爲什麼在一九六三年一定能够澈底消滅殖民主義呢？我們看不到任何具體的分析。我們看到的只是：行動黨的領導層除了不斷地簡單重複「合併獨立」就是左翼立場，左翼的立場就是「合併獨立」之外，就是對那些不贊成以空洞的「合併」口號來代替反殖民主義運動的人士，套以種種帽子，例如指責這些人是「沙文主義」，「分裂國家」「鄉鎮狹小愛國主義者」等等。

事實是不是這樣呢？完全不是，沒有人反對對於人民有利和對民主進步運動發展有利的合併。所以問題是在於我們要求一個怎樣的合併，是要一個對人民，對反殖民運動有利的民主進步的合併呢？還是要一個對人民，對反殖運動不利，但是却對右翼反動派和殖民主義者有利的反動倒退的「合併」？這就是我們的分歧所在。

現在行動黨的領導層連合併的具體內容怎樣，沒有詳細公佈，讓人民知道，就叫人民要一百巴仙擁護，無條件支持，而我們認爲事關重大，應該從長計議，應該讓人民有充份的時間商量考慮，就被指責爲對國家的效忠有問題，這種態度，是不是合乎情理，符合民主精神呢？

合併是關係人民長遠利益的嚴重的政治事件，我們主張在這個問題沒有明朗化之前，應該採取從長計議，讓人民來作謹慎的考慮，但是，現在却有人主張採取飢不擇食的方針，完全沒有好好地考慮一下，目前新馬婆等地政治發展的不平衡和許多特點，也不耐心地探討一下東姑提出的合併計劃，就把「合併」當作萬靈藥丹一樣來鼓吹，這樣做，會不會是一種慎重和對人民負責的態度呢？

歷史上發生過各種各樣合併，有對人民和民主運動的發展有利的民主進步的合併也有對人民和民主運動發展不利，但是對右派和殖民主義者却大大有利的合併，所以不同的合併帶有不同的性質，造成不同的結果。那麼，作爲左翼的政黨，就應該採取正確的方針，爭取實現對人民有利的合併，而堅決反對反動倒退的合併。如果不分辨合併的性質，不考慮合併所可能帶來的後果，只是一味盲目的歌頌，把右派提倡和安排的東西拿來當

作自己的政治資本，這種連原則和立場都不要的傾向，是對人民不利的！

工運領袖的反殖民主義主張，被指控為有意反對合併，不願意看到國家統一等等，這種指責是不是有充分的根據呢？完全沒有！

職工會的爭取實現完全內部自治，要求擴大人民民主權利和釋放政治犯等等主張，對於爭取實現民主進步的合併是完全有利的，為什麼呢？因為人民有了更大的自由民主權利，就可能更好地維護他們的切身利益，就可能促使民主進步力量更迅速發展，就會進一步削弱殖民主義的力量，使右派陷於孤立無援的地步，這樣就會為實現民主進步的國家統一，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

由此可見，拒絕工會所提出的反殖民主義的具體主張，不願意依靠羣衆加強反殖民主義的鬥爭，不願意擴大人民的民主權利……這些作法，恰恰妨礙左翼進步力量的發展，恰恰不利於實現對人民和對反殖運動有利的民主進步的合併。

既然不要民主進步的合併，當然也就只能要反動倒退的合併了。這難道不是合乎邏輯，名正言順的結論麼？難怪現在的右派份子，英國的總督先生們和海峽時報都對少數行動黨領導層用通過合併獨立的口號來代替具體的反殖民主義鬥爭的作法要同聲稱美高聲唱好了！這種傾向發展下去，對於一個想要以左翼姿態來爭取人民擁護的政黨，是不會有什麼好處的。

現在擺在人民面前事實是很清楚的：要採取堅決和具體的措施來爭取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利和維護人民的切身利益呢？還是要採取空洞的合併論，來代替具體反殖民主義的鬥爭？是要堅決站穩反殖的立場，把反殖民主義的事業進行到底呢？還是要附和右派的主張，放棄反殖民主義的事業？堅持第一種作法，就是堅持民主進步的立場——也即是堅持反殖的立場，而堅持第二種作法，就不可避免地要陷為右派的附庸，喪失掉左翼的立場，變成名符其實的右派。

職工會是獨立的組織，我們對任何的黨派的支持與否，是看他們的言論和行動在客觀上是否對反殖民主義和維護全體人民利益有利，是否始終一致堅持這些原則，符合這些原則我們將給予支持。因此，堅持反殖的立場，反對一切損害人民利益的機會主義，團結一切反殖主義的社會力量，

爲維護和爭取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切身利益，奮鬥到底！這就是我們堅定不移的立場及對當前局勢的基本態度。

泛星各業職工聯合會，馬來亞黃梨工友聯合會，汽車工廠僱員工友聯合會，鞋業職工聯合會，膠業僱員聯合會，縫業工友聯合會，紡織工友聯合會，籐業職工聯合會，機械工程僱員聯合會，全星食品飲料職工聯合會，五金職工聯合會，製罐工友聯合會，商店職工聯合會，車業職工聯合會，電氣暨電訊職工聯合會，理電髮工友聯合會，魚業職工聯合會，咖啡店員聯合會，茶餐酒吧職工聯合會，酒旅餐業職工聯合會，造船工業工友聯合會，木器工友聯合會，全星建築工友聯合會，磚業工友聯合會，火電鋸工友聯合會，巴士車工友聯合會，特示司機聯合會，駁業工友聯合會，輪船起落貨工會，香汕起卸工友聯合會，輪船潔淨工友聯合會，廠商工友聯合會，書報印務業職工聯合會，海產工友聯合會，洋人僱員聯合會，機器職工總會，商行僱員聯合會，全國海員工會，工業工友聯合會，金銀業職工聯合會，貨倉工友會，海港局職員公會，同樂鞋革工聯合會。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二日

人民不滿半自治

本文是鄉村人民聯合會主席傅俊承於該會四週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詞摘錄。

我邦實施半內部自治憲制已經兩年了。再過兩年，我邦就要和英殖民當局檢討半內部自治憲制，舉行憲制談判。這個談判，關係到全體人民未來的利益，是極端重要的，這也是現階段，反殖民主義的問題。所以，引起人民的關懷和討論是很自然的事，全體人民應該，而且也有權利參加決定要怎樣對待憲制談判的事宜。

目前，人民對於未來的新英憲制談判，已經紛紛表示意見，提出各自的主張，我們認為，被決定為談判時所欲爭取的目標，應該是合情合理、切實可行，且被大多數人接受的。我們也認為，在決定談判時所欲爭取的目標，也必須聯系下列兩個因素：（一）人民已經普遍不滿半內部自治；（二）人民要有自由決定我邦自治前途的民主權利。

半內部自治實施了兩年的事實說明了：殖民主義者通過「三三一」內部治安委員會箝制民選政府，英國代表擁有超越立法議院及隨時干涉本邦內部事務的特權。另一方面，我邦的對外貿易也受英殖民當局的限制，直接影響人民的生活。兩次補選的結果，徹底反映了人民不滿現狀的情緒，當然的，人民就有改變現狀的要求了。主張在一九六三年最少要爭取完整內部自治，這可說是最低的要求，因為它只比半內部自治高一步而已，所以，這是絕不能妥協的。當然，我邦人民是不會以此為滿足的，假使有可能，更高的要求一定要爭取的。

另有一種主張認為，在一九六三年要通過合併而達到獨立，並且徹底消滅殖民主義。持有這種主張的人認為，它比爭取完整內部自治高得多了。事實上，假使一九六三年真的能實現上述主張，它是比完整內部自治高得許多。但問題在於有沒有條件實現，或能不能導致反殖民主義事業跑上更康莊的大道。我們在懷疑，假如合併能帶來更大的自由民主權利，實現

人民一致的願望，完全擺脫英殖民主義的控制，英殖民主義者會答應嗎？答案可以肯定是不會的。道理很清楚，英殖民主義者既然用「分而治之」的政策來分離新馬，同時又用各種方式阻碍新馬的統一，其目的不外是要更好的維護自己的利益。再說：東姑向來都是反對新馬統一，最近反而無緣無故地主動提出包括新馬在內的五邦大合併，這種突然的改變態度是令人難於相信它是誠意的。而且，這項建議的提出，恰好是我邦和北婆三邦的人民掀起澎湃的反殖民主義浪潮的時候，又很巧妙地得到英殖民主義的支持，這就使我們想起這項建議很有可能是一個陷阱。因此，在考慮要不要接受合併的時候，我們是必須先知道合併的條件和詳細的內容。我們要作這樣的考慮，並不等於反對新馬統一，過去，現在，以及將來，我們都是努力促使新馬統一的實現，因為我們相信，新馬統一是馬來亞人民一致的願望，新馬的統一也會有利於馬來亞人民的。我們絕不會學習殖民主義者的「分而治之」的做法，故意阻碍新馬的統一。

不論爭取完整內部自治也好，合併也好，主要的障礙一樣是英殖民主義。這是因為我邦還處於半殖民地，人民還沒有自由決定我邦政治前途的權利。我們清楚知道，假如殖民主義沒有被打倒，或被迫讓步，以上的主張都是無法實現的，所以，最根本的問題是屬於反殖民主義的問題，這也就是當前首要的任務。我們絕不能拋開反殖民主義，來談爭取這個或那個，比如，一九六三年新英憲制談判時要爭取完整的內部自治，假使沒有做好事前動員人民的準備工作，談判是不會有把握的。既然，我邦人民還沒有自由決定我邦政治前途的權利，一切問題都與殖民統治有關，所以，我邦人民必須堅決進行反殖民主義鬥爭，爭取人民的更大自由民主權利，然後，才有可能動員人民力量爭取憲制進展。

我們對於人民在反殖民主義問題上有不同的主張是不會驚奇的，同時也認為通過激烈的爭論來求得統一的結論是正常的現象，那一種主張正確，實際，最後必須由人民決定。我們堅信，唯有被大多數人民承認和擁護的主張，才是好的主張，我們反對用濫罵、誣蔑、甚至壓制的手段來統一意見的做法。

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

新加坡工團幹事大會決議

本邦十大工團於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四日假羽球館召開全新工團幹事大會，會上通過九項議決案，本文是三項有關星馬合併的決議。

(一) 本大會認為殖民主義者把星馬強行分開；使兩地人民蒙受不少損失，因此堅決展開反殖鬥爭，爭取實現星馬兩地的重新統一是全馬人民的共同願望。我們認為由於殖民主義者造成國家分裂，因此爭取實現祖國重新統一，必須與我國人民反殖鬥爭密切地相結合，只有這樣才能減少實現祖國統一道路上的障礙。本大會鄭重表示：要實現真正統一，新加坡必需以和聯合邦各州同等的地位加入聯合邦，新加坡人民享有和其他州人民同等的權益及過同樣的政治生活。而現在持有公民權的人士應自動成為聯合邦公民，新加坡人民有權按照人口的比例選派足夠的國會議員出席聯合邦國會，這是實現真正統一的基本條件，任何忽視這些基本條件的合併是虛偽的，違反人民利益的假合併，我們將堅決給予反對。

(二) 本大會認為星馬統一問題是否正確地處理，將嚴重影響全體人民的利益，對這關係全民利益的重大問題，我們認為應該採取民主的方針，廣泛徵求民意諸如通過全民大選方式，取決人民的意向，同時必須以人民利益為考慮前提，反對以一黨一派私利出發而獨斷獨行的不民主及危害人民利益的做法。本大會熱烈歡迎立法議院中社陣，人民統一黨及工人黨三在野黨的合作表現，並懇切呼籲本邦各政黨拋棄成見，對實現星馬真正統一的問題，採取一致態度，反對虛偽及危害人民利益的假合併，為爭取祖國領土真正統一而共同努力奮鬥。

(三) 鑑於時局不斷地演變，我們有理由相信執政黨將越來越粗暴地進行政治誣蔑，挑撥各民族間的感情，激怒羣衆，製造藉口，尋找機會等手段，以使其達到實行鎮壓行動的目的，本大會謹此號召各工團全體執委、幹事及所有工友兄弟姊妹們緊密關心時局發展，提高警惕，加強團結，保持冷靜，為爭取工運自由發展及實現星馬真正統一而努力！

三高等學生團體聯合聲明

(一) 我們對新馬自治與獨立的看法

今天，在新馬的政治現實中，什麼是最顯著的事實呢？那就是殖民主義勢力還在嚴重地損害着人民的一切基本利益！

由於戰後國外政治局勢的變化，都是有利于爭取民族獨立的馬來亞人民；而不利於企圖保持殖民統治的英國殖民統治者。所以爲了緩和人民的不滿情緒，爲了延長其統治生命，英國殖民統治者不得不在馬來亞作政治上的讓步，不能不答應馬來亞聯邦及新加坡在1957年和1959年先後宣佈獨立和自治。

應該指出：戰後英政府在馬來亞所實行的一連串政治改良措施，都是在馬來亞的政治、經濟陷于極端危機下所玩弄的統治手法，新馬兩地的取得自治與獨立，這固然是人民反殖鬥爭所取得的一些成果。但這並不意味着殖民主義勢力已經在全國範圍內完全撤退，所謂通過「合併」就能立刻達到獨立，並且殖民主義勢力會從此自動的澈底消滅的說法，真是欺人之談。其實，殖民主義勢力直到今天還是根深蒂固的盤據在新馬的政治及經濟領域中，新馬的「自治」與「獨立」只不過是在英聯邦內權力極有限度的自治與獨立吧了，只不過是殖民統治者改變其統治形式的幌子吧了！

人民不能真正掌握國防與外交，甚至連處理內政的完整權力也談不到；新馬兩地至今還存在着英國的軍事基地，東南亞軍事機構的軍隊公然在我國的土地上駐紮，新馬仍舊處於分立的狀態，英國還是直接的統治新加坡，利用它去控制聯合邦的政治與經濟的發展；所有這些，豈不是雄辯地證明了新馬的自治與獨立，單從政治上分析就很不完整了嗎？

還應該指出：從經濟上來看，英國壟斷資本家到今天依然是宣佈了自治與獨立的新馬兩地經濟命脈的操縱者，很明顯地，馬來亞目前還是一個以生產原料爲主的農業國，我們的經濟今天還是附屬於英國的利益而存在，我們只能成爲英美等國工業的原料生產地並作爲它們的商品及資本的輸出市場；我們的財政、貿易與稅收政策受到英國的控制；兩地的貨幣完全維繫於英鎊信譽的鞏固與否，我們的金剛保險出入口商業以及航運業膠園，礦場等等的控制權，完全掌握在英國壟斷資本家的手里。

不可否認的，從近年來新馬的對外貿易中可看出英國在兩地的經濟勢

力有漸被排擠的趨向，在英國勢力被排擠的同時，美國的經濟勢力却在伴演着越為活躍的角色，尤有進者，美國甚至在利用日本及西德的資本，在新馬進行經濟擴張，以便進一步侵蝕英國在這里傳統的雄厚經濟基礎。

在壟斷資本家的交相壓迫下，我國根本就沒有經濟獨立可言，不僅廣大的工農羣衆不能擺脫落後和貧困的生活，甚至僅有的幾個民族資本家也只能在外來者的經濟侵略下苦於奔命；所謂「經濟建國」「工業化」等等也者，那更是不着邊際的痴人說夢而已！

讓我們進一步指出：宣佈了自治與獨立的新馬兩地，人民還不能充份享受應有的自由民主權利；國內治安法令與公共安全法令代替了原來的緊急法令，人民的言論，結社，集會等權利，受到嚴重的摧殘，人民的公民權，工作權利以及在自己的國土內旅行的權利，都是沒有保障的；聯合邦間歇性及新加坡周期性的逮捕事件，分明是新馬兩地「自治」與「獨立」的最有力的諷刺。

（二）反殖的鬥爭方向

既然殖民主義勢力並沒有撤退，而且它還在嚴重的損害着我們的基本利益，那麼，只有當馬來亞獲得真正的獨立與統一後，我國人民才有條件從根本上去擺脫殖民主義勢力的束縛，因此，我們當前正確的鬥爭方向，必然是反殖的鬥爭方向，任何政黨和愛國團體，唯有朝着這套鬥方向前進，方有光明的前途。那些右派企圖把殖民主義這禍首掩蓋起來，妄想取消人民反殖鬥爭，這種作法，完全是在欺騙自己，同時也是在愚弄人民，他們是殖民主義的走卒，他們的前途和殖民主義者一樣暗淡。

我們認為：曾經支配亞非命運達數百年的殖民制度，今天已在亞非各地被埋葬了，曾經是不可一世的殖民主義勢力了，今天已在亞非各地被驅上接近消滅的境地，殖民統治的基礎已經幾乎整個地動搖了，這些驚天動地的變化是什麼力量促成的呢？這是人民發揮其不可戰勝的力量 的結果呀！

我們星馬人民和亞非其他各地的人民一樣，正在為摧毀殖民主義體系即瓦解帝國主義的根基而努力，殖民主義者幻想永遠分割新馬兩地，保留新加坡作為殖民地，以及企圖永遠操縱新馬兩地政治經濟大權的一切打算，都是枉費心機的；新馬的重歸統一，殖民主義的完全消滅，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向。

（三）當前所面對的問題

我們知道：殖民統治者是右派的靠山，右派永遠是在替殖民統治者服

務的。他們所推行的合併計劃，實質上並不是爲了爭取國土統一或民主權利，而是爲了維護殖民統治者的利益。最近，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公開在國會上宣稱：什麼「合併是不可能的」、什麼「當新加坡向在英國統治之下；兩地的分立是無妨的，因爲島上的安全操在英國統治者手中，那就是在總當者的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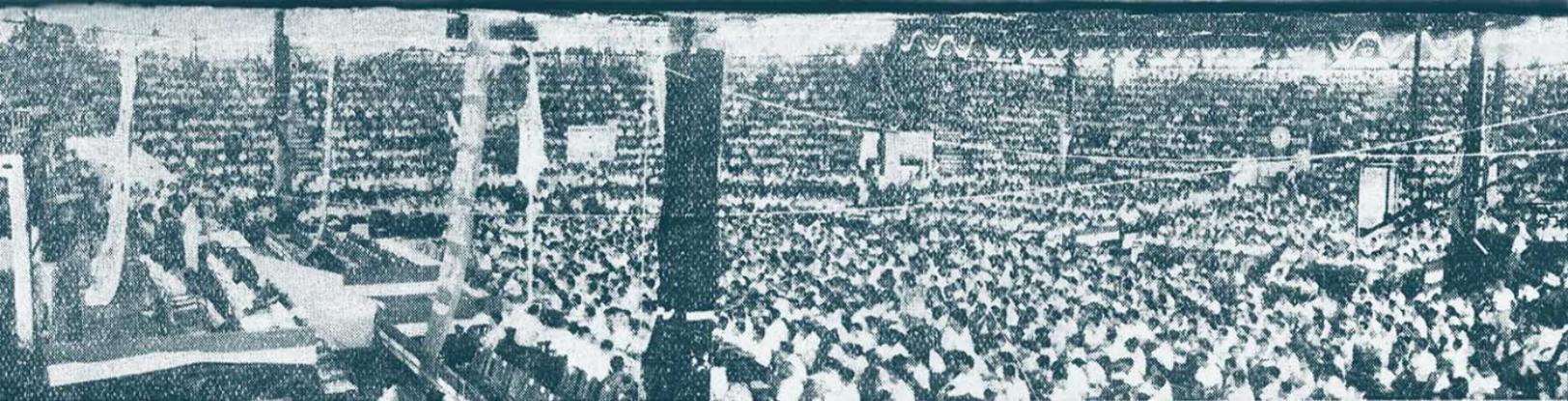
由此可見：右派是沒有一絲一毫爭取國土統一的誠意，他們不把新馬人民看成同胞兄弟，却把人民的首要敵人——殖民主義，看作親密可靠的主子。當新加坡人民遭受殖民統治時，他們感到滿意與安全；當殖民統治基礎動搖時，他們就焦急起來，非替殖民主義作馬前走卒不可。拒絕統一，要求新加坡以「夥伴」的身份併入「馬來西亞」，這是他們準備把新加坡當爲附庸邦或保護邦的藉口。

我們相信：聯合邦人民是會爭取與協助各邦人民結束殖民統治及取得獨立的。假如真正統一（聯邦）的願望不可能在短期中實現，而人民對統一的爭取還是不會停止，不過，爲了合理照顧兩地人民的利益，爲了不能使新加坡淪爲附庸邦或保護邦，新加坡是在擁有完全內部自治權的基礎上和聯合邦建立進一步的關係。李總理不止一次的說過，唯有共產黨才爭取完全內部自治權，其實，共產黨爭取些什麼，我們並不介意，我們所關心的是新馬兩地人民的利益。必須指出：假如一方面新加坡的公民權及按比例選派國會代表等權利不被充分照顧，另一方面，新加坡又失去了完全內部自治權，這樣，新加坡必然要成爲一個附庸邦或保護邦。那末，在殖民主義勢力還緊緊的控制着我國的現實下，新加坡就不能取得比目前更高的政治地位，今天，人民並不會害怕取得完全內部自治權，倒是殖民統治者害怕失去控制新加坡內政的權利！

除了殖民統治者及其爪牙反對外，在人民這一邊並沒有出現反對真正統一或過渡統一的任何跡象，現在，沒有別人，唯有笨拙的政客才以爲這裏的問題是在於爭論要不要統一。人民都很清楚：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1）怎樣實現統一？（2）誰才有資格代表全民去着手部署新馬統一的憲制安排？這兩個問題是有機的結合着的，不能用簡單的全民投票的方式所能根本解決的，比較適當的解決辦法就是來一次大選！

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
工藝學院政治協會
南大政治學會

一九六一年十月廿七日



↑ 社會主義陣線成立大會熱烈場面

↓ 風雨阻止不了人民羣衆參加社陣羣衆大會



陣綫報

當前憲制鬥爭的任務

著者：林清祥等

出版者：陣綫報出版委員會

承印者：文化印務公司

出版日期：一九六一年十一月

定價：每本四角